

明史藁

列傳第一百三十九

光祿大夫

經筵講官明史總裁戶部尚書加七級

臣王鵠緒奉

戴編撰

盧象昇

博宗龍

楊文岳

汪喬年

孫傳庭

盧象昇字建平宜興人祖立志儀封知縣象昇白皙而臞瘠獨骨負殊力少讀張巡岳飛傳輒嘆息曰吾得爲斯人足矣舉天啓二年進士授戶部主事督臨清倉蠹弊悉去由員外郎稍遷大名知府崇禎二年京師戒嚴募士萬人入衛事定還郡明年進右參政兼副使整飭大名廣平順德三府兵備又明年舉治行卓異進按察使治兵如故象昇雖文士善射

綱將略能治軍六年山西賊流入畿輔據臨城西山距順德百里象昇擊卻之已復與總兵梁甫參議寇從化連敗賊賊走還西山游擊董維坤被圍冷水村象昇分兵救而設伏石城南大敗賊又破之青龍岡象昇每臨陣身先士卒與賊格鬪刀及鞍弗顧失馬卽步戰嘗逐賊危崖一賊自嶺馳射中象昇額并斃其從人卒力鬪以免已而賊屯武安其地非象昇所轄馳師擊之斬其魁四人及餘黨甚衆明日復斬其魁七人前後收還男婦幾二萬是年冬賊渡河殘河南明年破鄖陽六縣命象昇以右僉都御史撫治鄖陽至則屬邑殘壞兵缺餉且從賊象昇鎔所服銀盞輕帶市具椎牛犒衆因告之曰朝廷餉不汝缺特後至耳爾衆敢作賊耶與爾衆約有

懷二心者殺無赦衆感勵誓死不二時蜀寇返楚者駐鄖之黃龍灘象昇與總督陳奇瑜分道夾擊自烏林關乜家溝石東霸康寧坪獅子山太平河竹木砭箐口諸處連戰皆捷斬馘至五千六百有奇漢南寇幾盡因請益鄖主兵減稅賦繕城郭貸鄰郡倉穀募商採銅鑄錢鄖得完輯八年五月湖廣巡撫唐暉失事擢象昇右副都御史馳代之時奇瑜已罷洪承疇以三邊總督兼勦寇事東西奔命朝議擇一人佐之以象昇威名爲賊所憚其年八月命總理江北河南山東湖廣四川軍務兼湖廣巡撫承疇辦西北象昇東南未幾解巡撫任進兵部侍郎加督山西陝西軍務賜尚方劍便宜行事初象昇在武昌分布諸將要地自率副將楊世恩雷時聲等迎

賊縋山而賊帥整齊王已從信陽走孝感應山象昇復率副將李重鎮陳永福等破走之會汝洛告急乃倍道馳入汝當是時賊帥高迎祥李白成部衆三十餘萬連營百里勢甚盛象昇至督重鎮時聲等擊迎祥於城西連戰二日用強弩射殺賊千餘人迎祥乃合自成走陷光州象昇復大破之確山先是大帥曹文詔艾萬年陣亡尤世威敗衄諸將率畏賊不前象昇每慷慨洒泣激以忠義軍中嘗絕三日餉象昇亦水漿不入口以是得將士心戰輒有功九年正月象昇帥次鳳陽諸將來會乃上言曰賊橫而後調兵賊多而後增兵是爲後局兵至而後議餉兵集而後請餉是爲危形况請餉未敷兵將從賊而爲寇是八年來所請之兵皆賊黨所用之餉皆

盜糧也又言總督總理宜有專兵專餉請調咸寧甘固之兵屬總督薦遼闊寧之兵屬總理又言各直省撫臣俱有封疆重任母得一有賊警卽求援求調不應則吳越也分應之何以支持又言臺諫諸臣不問難易不顧死生專一求全責備雖有長材從何展布臣與督臣有勸法無堵法有戰法無守法其言切中事宜而朝廷不能盡用也是月迎祥圍廬州不能破分道陷含山和州進圍滁州象昇聞警卽率總兵祖寬遊擊羅岱軍馳抵滁城下鏖戰賊大潰追斬無算伏屍蔽野滁水赤流數里賊乃北趨鳳陽圍壽州突潁霍蕭碭靈璧虹寃曹單總兵劉澤清拒河乃掠考城儀封而西其犯亳者折入歸德永寧總兵官祖大樂邀擊之賊乃北向開封陳永福

敗之朱仙鎮賊遂走登封與他賊合分趨裕州南陽象昇合  
寬大樂岱兵大戰七頂山殲自成精騎殆盡已次南陽令大  
樂備汝寧寬備鄧州而躬率諸軍蹙賊遣使告湖廣巡撫王  
夢尹鄖陽撫治宋祖舜曰賊疲矣東西邀擊前阻漢江可一  
戰殲也兩人竟不能禦三月賊自光化潛渡漢入鄖象昇遣  
總兵秦翼明副將雷時聲由南漳穀城入山擊賊寬等皆騎  
軍不利阻隘副將王進忠軍譁羅岱劉肇基兵多逃追之則  
彎弓內嚮象昇無如何乃調四川及寧南土兵搜捕均州賊  
是時楚豫賊及迎祥等俱在秦楚蜀交界萬山之中象昇自  
南陽至襄陽欲進兵賊多兵少不能四應而河南大饑無以  
供餉邊兵益洶洶象昇奏曰州縣庫藏如洗官兵至有司閉

關乏供億賊行無定向疾追恐不及臺省皆以尾擊責臣不知有尾追者又有迎截者追乃可及若有追無截賊回馬他向雖追莫及也總督承疇以關中平曠利用騎兵親山關與象昇議以寬重鎮軍入陝給事中史可鏡劾象昇高臥沐梁置全楚於度外下旨切責而襄陽疇告警均宜城穀城上津南漳環山皆賊七月象昇渡浙河南向九月追賊至鄖西會大清兵薄京師命總督各鎮兵入衛再賜尚方劍象昇旣行賊遂大逞不可復制矣及至都城已解嚴會宣大總督梁廷棟卒遷象昇兵部左侍郎總督宣大山西軍務宣大素苦缺餉象昇乃大興屯利行二年積穀至二十萬帝諭九邊奉以爲式十一年三月象昇以生日方舉觴有客謀報西部乞緩

台吉數萬騎入邊求市象昇卽夜督兵出羊房口尅期決戰  
乞緩解去踰二月丁外艱廷議奪情留任象昇四疏懇請帝  
哀之特起陳新甲制中令象昇候代新甲家四川未上乃墨  
襄從事尋進兵部尚書八月新甲至九月我

大清兵入牆子嶺薊遼總督吳阿衡敗歿詔象昇勤王三賜  
尚方劍晉山西總兵楊國柱王樸虎威諸軍入援時楊嗣  
昌奪情任中樞與總監中官高起潛潛主和議象昇心非之  
十月四日召對平臺帝慰勞之咨以方略對言命臣督師臣  
意主戰帝色變良久曰撫乃外廷議耳象昇因奏禦敵形勢  
甚悉帝壯之而諷象昇持重命與嗣昌起潛等議當是時帝

心知

大清兵銳甚力不敵而恥言和故委廷議以荅象昇象昇出  
與兩人議不合明日帝發萬金犒軍象昇卽日陞辭嗣昌送  
之屏左右欲有言久而不能出口第丁寧毋輕戰而已諸將  
素怯聞嗣昌言咸喜象昇則益自奮夜半抵昌平帝復遣中  
官齋帑金三萬銀牌三千幣五千犒師明日又賜御馬百太  
僕馬千銀鐵鞭五百象昇念帝意頗銳而事多爲起潛撓憤  
甚疏請分兵嗣昌定議宜大山西三帥屬象昇關寧諸路屬  
起潛象昇名督天下兵實不及二萬師次順義抵暮至孫堠  
忽遇

大清兵象昇從騎止十餘念退則必死拔刀前決鬪會援軍  
漸集得還越數日嗣昌至軍象昇責以阻師且曰公等堅意

撫欵獨不思城下之盟春秋所恥長安口舌如鋒恐袁崇煥  
之禍立見嗣昌頰赤曰公直以尚方劍加我矣象昇曰既不  
奔喪又不能戰不忠不孝尚方劍當先加己頸安得加人嗣  
昌曰公母以長安蜚語陷人象昇曰周元忠赴敵講欵往來  
數日其事始虧鎮督監受成本兵通國共聞誰可諱也嗣昌  
語塞而去元忠蓋瞽人賣卜者善遼人故遣之然議和事亦  
不得要領而止又數日會起潛安定門象昇大言非血戰無  
以盡臣職起潛曰恐野戰非我所長耳兩人各持一議陳新  
甲亦至昌平象昇分兵與之而自將馬步軍列營京城外兵  
益寡時

大清兵分三路一由涿水攻易州一由新城攻雄縣一由定

興攻安肅象昇聞之從涿州進據保定令諸將分道出擊大戰慶都猶未敗衄而一時列城多望風失守嗣昌乃奏落象昇尚書銜以侍郎督師象昇自擢兵備與賊角大小數十戰然賊雖強盛烏合一敗卽散走故所向摧破及是遇大敵又爲嗣昌所扼兵力單餉久乏將士飢甚自知必死晨出帳四面拜曰吾與將士同受國恩患不得死不患不得生衆皆泣莫能仰視遂於十二月十一日進至鉅鹿南賈莊起潛擁關寧兵相距五十里象昇遣贊畫主事楊廷麟往乞援因與訣曰死西市何如死疆場吾以一死報君猶爲薄耳廷麟詣起潛起潛不應象昇卒僅五千行至嵩水橋與

大清兵遇王樸先引兵逃去惟虎大威楊國柱從象昇勒麾

下卒居中大威師左國柱師右大戰移時乃休兵夜半被圍  
明日騎益數萬至圍三重象昇麾兵力戰自辰迄未砲盡矢  
窮大威請潰圍出象昇不許猶奮鬪身中四矢三刃手格殺  
數十人乃死一軍盡亾惟大威國柱得脫起潛聞敗遂倉皇  
遁嗣昌旣夙惡象昇而起潛懼坐罪誅諱象昇死狀嗣昌疑  
不死有詔驗視廷麟遣將得其屍戰場麻衣猶被體一卒遙  
見卽號泣曰此吾盧公也肅拜衆皆拜畿民皆奔走雨泣曰  
盧公死誰恤我者競立祠祀之順德知府于穎覈其狀以上  
事始白嗣昌故斬之踰兩月乃得殮明年象昇妻王氏請恤  
又明年其弟象雲又請帝先中嗣昌言不納久之嗣昌敗廷  
臣多爲象昇請乃贈太子少師兵部尚書賜祭葬世廢錦衣

千戶福王時追謚忠烈建祠奉祀象昇三賜劍未嘗戮一偏  
裨愛才恤下如恐不及高平知縣侯弘文者奇士也僑寓襄  
陽見象昇勞苦鄖疆散家財募滇軍隨象昇討賊題授監紀  
已而象昇移任宣大弘文率募兵至楚爲王夢尹所陷以擾  
驛聞有旨卽訊象昇憤上疏曰弘文義切封疆破家募兵捐  
軀殺賊身罹法網臣甚痛焉臣初聞弘文譴問卽遺書責之  
其報臣書絕不及已事惟以滇兵乏餉爲虞懷忠報國之氣  
百折不磨今部臣以悞用弘文罪臣且將故激滇兵之變以  
甚弘文罪臣悞弘文弘文不悞臣也弘文卒坐戍天下痛惜  
之而嘆象昇能得士也象昇好畜駿馬皆有名字嘗逐賊南  
漳賊大至戰敗追兵至沙河水濶數丈一躍而過卽所畜五

明驥也每自言功成築渭隱園於桃溪以老竟不遂其志死時年三十九耳弟象觀字幼哲舉崇禎十五年鄉試第一明年成進士象觀英略稍視其兄而文采過之後殉國難赴水死方象昇之戰歿賈莊也嗣昌遣遷卒三人察其狀中有俞振龍者歸言象昇實死嗣昌怒筆楚三日夜終不易將斃猶翹首曰天道神明無枉忠臣聞者無不切齒嗣昌云

傅宗龍字仲綸昆明人萬曆三十八年進士除銅梁知縣事至立辦調巴縣行取入都注戶部主事久之授御史天啓元年遼陽破帝下募兵之令宗龍請行一月餘得精卒五千明年安邦彥反圍貴陽土寇蜂起請發帑金濟滇將士而速開建昌通由蜀入滇之路別設偏沅巡撫罷湖廣退怯總兵薛

策清帝多採納之又上疏自請討賊言爲武定尋甸患者東川土酋祿千鍾爲霑益羅平患者賊婦設科及其黨李賢輩攻圍普安爲滇黔門戶患者龍文治妻及其黨尹二困安南據開滾嶺者沙國珍及羅應魁輩困烏撒者安効良臣皆悉其生平非臣敵臣願以四川巡按兼貴州監軍滅此羣醜帝大喜下所司議將從之會宗龍以疾乞歸不果四年正月貴州巡撫王三善爲降賊陳其愚所給敗歿其夏卽家趣宗龍遷按其地兼監軍初部檄滇撫閔洪學援黔以不能過盤江而止宗龍至洪學令參政謝存仁參將袁善及土官普名聲少如玉等以兵五千送之宗龍直渡盤江戰且行寇悉破乃謝遣存仁善以名聲等主兵七百人入貴陽其愚旣陷三善

安居貴陽城爲賊耳目宗龍戮諸市軍民大快宗龍盡知黔中要害及土酋逆順將士勇怯巡撫察復一濶信之請勅宗龍專理軍務設中軍旗鼓裨將以下俱聽賞罰可之宗龍乃條上方略又備陳黔中艱苦請大發餉金亦報可初三善令監軍道臣節制諸將致文武不和進退牽制宗龍反其所爲令監軍給芻糧覈功罪不得專進止由是諸將用命連破賊汪家冲蔣義寨直抵織金五年正月總理魯欽敗績於陸廣河宗龍上言不合滇蜀則黔不能平賊不專總督任則不能合滇蜀兵請召還朱燮元以復一兼督四川開府遵義而移蜀撫駐永寧滇撫駐霑益黔撫駐陸廣沅撫駐偏橋四面並進發餉二百萬金給之更設黔蜀巡撫帝以復一新敗令解

官卽以燮元代而命尹同臯撫蜀王減撫黔沅撫閔夢得移  
鎮一如宗龍議陸廣敗後諸苗復蠢動復一與宗龍謀討破  
烏粟螺蛳長田諸叛苗大破平越賊毀其砦百七十賊黨漸  
孤宗龍乃條上屯守策言獨以屯爲守黔則當以守爲屯蓋  
安酉土地半在水外猶羌龍仲蔡苗諸雜種緩急與相助賊  
有外藩我無邊蔽黔兵所以分力愈詘臣謂以守爲屯者先  
發兵據河奪賊所恃然後撫勦諸種隨渡口大小置大小寨  
溪溝壘置烽墩砲臺小渡則塞以木石使一粟不入水內一  
賊不出水外則賊無如我何又令沿河兵習水戰當賊耕耨  
時頻出奇兵渡河擾之則賊不敢附河而居而後我可以議  
屯也屯之策有二一則清衛所原田一則割逆賊故壤而以

衛所之法行之蓋黔不患無田患無人客兵聚散無常不能久駐莫若倣祖制盡舉屯田以授有功因功大小爲官高下自指揮至總小旗畀以應得田爲世業而禁其私賣買不待招徠戶口自實臣所謂以守爲屯者如此然兵當用四萬八千人餉當歲八十餘萬時當閏三年如此而後賊可盡滅也部議從之會復一已卒代者王誠雖至諸事悉倚辦宗龍乃漸剪水外逆黨將大興屯田邦彥懼謀阻之六年三月大舉渡河入寇宗龍擊破邦彥趙官屯斬老蟲添威名大著當是時大帥新亾全黔震動燮元遠在蜀中城徒擁虛位非宗龍黔幾殆先是霑益安効良代邦彥求撫邦彥遣其黨偕効良使者入貴陽探虛實宗龍覺而戮之至是兵部以燮元言將

議撫給事中陸文獻因言宗龍殺求撫之人宗龍憤抗疏力  
辯會貴州薦紳士民連章言不可撫宗龍亦疏爭且乞罷兵  
部乃令撫勦兼施諸軍遂不進宗龍巡按踰二歲詔加太僕  
少卿視事如故其冬以丁艱歸崇禎元年冬御史楊通字薦  
其文武全才請卽加節鉞逾二年起太僕少卿仍蒞御史事  
用吏部言擢爲卿未幾樞輔孫承宗將告歸舉宗龍自代會  
薊鎮巡撫劉可訓罷卽擢宗龍右僉都御史代之廷議分順  
天永平爲二撫命宗龍止撫順天久之監視中官王之心劾  
其怠職帝以責宗龍宗龍奏辯因乞罷不從尋拜兵部右侍  
郎兼右僉都御史代曹文衡總督薊遼保定軍務時罷遼東  
經略并其事於總督責愈重宗龍所統四巡撫寧遠方一藻

永平楊嗣昌順天張鵬雲保定丁魁楚相與協謀武備甚飭  
初以邊警通州昌平分駐督治兩侍郎復相繼汰去宗龍又  
請廢通州總兵官自是畿輔要任悉歸總督一人宗龍劾督  
儲郎中趙秉衡贓私詔逮治秉衡亦劾宗龍不法事宗龍乞  
罷不允七年七月我

大清兵入大同宣府宗龍卽整兵赴援帝聞之喜賜大紅蟒  
衣一襲彩幣三白金四十又發內帑五千疋幣二十雜幣二  
百犒有功將士八月丁卯命宗龍速援宣府明日又命護昌  
平諸陵給事中林正亨劾宗龍不赴宣府恇怯觀望帝不問  
已念其勞苦復犒如前時薊鎮總兵吳襄尤世威亦東援頓  
兵不進及解嚴兵科給事中常自裕劾一將逗遛當誅而宗

龍乃以全師爲幸宜并罪及宣大總督張宗衡褫職自裕又  
劾宗龍始勇終怯不罪無以服宗衡心乃下所司論罪削籍  
歸十年十月流寇大入四川陷三十餘州縣巡撫王維章被  
逮卽家起宗龍以故官代之至則上擇將屯兵勤訓練肅軍  
政設防衛數事帝皆褒納賊初入蜀衆皆咎陝督洪承疇既  
而賊大挫洮河復將入蜀宗龍與總兵羅尚文禦之尚文  
數有功蜀境漸寧京師被兵宗龍發精騎三千遣兩將入衛  
十二年五月用楊嗣昌薦名爲兵部尚書八月抵都入對武  
英殿力言民貧財匱餉不可加兵亦不必益帝初以爲然而  
宗龍言益切帝怫然曰卿但當整理兵事爾旣退語輔臣曰  
宗龍所言皆言官睡餘何也自是所奏請多中格時熊文禦

已罷宗龍言向者賊東西無定輔臣嗣昌是以逮分勦之策今各止其所臣請收勢險節短之效總理止轄楚豫兼督兼轄四川鳳督兼轄安慶各率所轄撫鎮期十二月成功因薦湖廣巡撫方孔炤堪代文燦帝不用卽用嗣昌帝素憤中樞失職嗣昌用權謗得主知宗龍承其後以伉直失旨會薦遼總督洪承疇請用劉肇基爲團練總兵官宗龍覆議不允帝遂發怒責以抗旨令對狀及宗龍奏上復責以戲覩封疆遂下吏法司擬戍邊帝不許欲寘之死十四年春湖南襄陽並陷嗣昌卒於軍兵事益亟尚書陳新甲力薦宗龍才五月詔釋爲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代丁啓睿總督陝西三邊軍務啓睿方討張獻忠於蘄黃乃詔宗龍以關中率專討李

自成宗龍議盡括關中兵餉以出而屬郡淳旱蝗民間徵發  
已盡乃以秦兵之在河南隸賀人龍李國奇者統之以行保  
定總督楊文岳以虎大威軍來會九月四日至新蔡令軍中  
爲浮橋期明日渡河自成亦過河窺汝寧官軍與相值宗龍  
等宿河口夜召諸將謀邀擊遲明偵報賊過且盡惟一軍殿  
後官軍至孟家莊方解鞍不爲備賊匿精騎林間日旰出鬪  
人龍卒先奔國奇戰不敵與大威亦奔宗龍文岳止親軍與  
賊接文岳營西南宗龍營東夜將半文岳部卒挾其主以逃  
宗龍慷慨謂其下曰吾當死久矣今日陷賊中當與諸君共  
死不能效他人走也乃集麾下士六千人卽文岳壁掘塹築  
壘誓必死而檄國奇人龍援二將不肯救曰書從賊中來庸

知非詐耶自成見宗龍無救穿兩濠困之十一日糧盡殺馬食十五日馬亦盡明日開營突圍遂大潰十九日將至項城宗龍被執賊誑稱秦軍誘守者啓城門宗龍大呼曰此賊也我兵敗被執門不可啓速用砲擊之毋以我爲慮賊怒攢刀殺之賊亦退事聞復官兵部尚書加太子少保詹子錦衣世百戶予祭葬楊文岳字斗望南充人萬曆四十七年進士授行人天啓五年擢兵科給事中屢遷禮科都給事中崇禎二年出爲江西右參政歷湖廣廣西按察使雲南山西左右布政使以右副都御史巡撫登萊十二年擢兵部右侍郎總督保定山東河北軍務代孫傳庭十四年正月李自成陷洛陽犯開封詔文岳赴救文岳率總兵虎大威以衆一萬渡河賊

已先遁追擊於鳴臯還駐兵開封閱三月疫大作詔促其進  
兵乃分遣病卒於衛輝諸郡而以餘卒趨汝寧頓兵二月士  
民苦之遂出屯西平新蔡間已而賊走內鄉浙川與羅汝才  
張獻忠合文岳趨鄧州賊還攻之文岳戰三捷斬其魁一條  
龍一隻龍賊遂遁去至八月陝西總督傅宗龍統兵二萬次  
新蔡文岳以師會之尋大潰於孟家莊再潰於火燒店部將  
挾文岳夜馳入項城明日奔陳州宗龍遂覆沒事聞命革職  
充爲事官戴罪自贖文岳稍收亡卒率所部就巡撫高名衡  
防杞俄賊破葉縣向裕州文岳以十一月四日馳援而賊卽  
於是日陷南陽唐王遇害方被重劾賊復圍開封明年正月  
文岳馳解之論功復官文岳慮賊犯汝寧卽與大威及監軍

副使任棟從間道抵上蔡出賊前而命步軍守汝寧尋以督  
師丁啓睿檄移軍郾城啓睿督左良玉與自成汝才大戰文  
岳亦督大威等助之戰良久賊潰距官軍數里而營文岳啓  
睿相犄角持十一晝夜賊乃引去六月以開封圍急起俟恂  
兵部右侍郎總督保定山東河南湖北軍務代文岳而詔所  
司察文岳罪狀七月朔文岳啓睿合良玉大威及楊德政方  
國安四總兵之師次朱仙鎮良玉先南走國安等繼之啓睿  
文岳遂聯騎奔汝寧賊渡河追四百里官軍失亡數萬給事  
中方士亮顧鍊交章論列詔褫官候勘文岳在汝寧夜襲賊  
營有功賊既陷開封旋敗孫傳庭兵以閏十一月悉衆薄汝  
寧老弱回車裏眼左金王等畢會文岳遣都司康世德偵賊

世德馳還率所部五百人夜縱火噪而走逾二日羣賊悉至  
離城五里而軍監軍僉事孔貞會以四川兵屯城東文岳以  
保定兵屯城西賊攻一晝夜川兵潰賊遂攻保定兵僉事王  
世琮知府傅汝爲通判朱國寶急絕將士入城副將賈悌參  
將馮名聖亦掖文岳貞會登城明日賊四面力攻中矢砲木  
石賊多死益盡銳攻城遂陷執文岳世琮國寶悌名聖於城  
上汝爲赴水死文岳見自成汝才大罵世琮國寶等亦不屈  
賊怒縛之城南三里舖用大砲擊之皆死汝陽知縣文師頤  
亦死之士民屠戮者數萬人楚公私廨舍皆盡貞會執去不  
知所終崇王由檻先避之襄陽未幾爲賊攻陷亦遇害自成  
以文岳死忠備禮斂之其後里人易棺改斂顏色如生世琮

字仲發達州人天啓四年舉於鄉崇禎中爲汝寧推官討土寇流矢貫耳不爲動時號王鐵耳以薦超擢汝寧兵備僉事城破被執大罵死汝爲字于宣江陵人崇禎七年進士見城不可保令妻歸養八旬父而已卒死之國寶成都人師頤全州人皆舉人師頤泣任甫三日

汪喬年字歲星遂安人天啓二年進士授刑部主事歷郎中母憂歸崇禎二年起工部遷青州知府廊廡置土銘十餘令訟者自炊候鞫吏無敢索一錢以治行卓異遷登萊兵備副使乞終養歸父喪除起官平陽等遷陝西右參政提督學校復舉卓異就遷按察使十四年擢右僉都御史巡撫其地時自成已破河南聲言將入關喬年亟率諸將赴商洛不見賊

會三邊總督傅宗龍至欲抽兵括餉關中兵食俱盡喬年無以應也宗龍出關喬年流淚送之已聞張獻忠寇鄆西亟移駐山陽以遏未幾宗龍敗歿於項城詔擢喬年兵部右侍郎總督三邊軍務代之喬年流涕歎曰傅公死討賊無人矣我出如肉餒虎然不可不出以持中原心當是時關中精銳盡沒於項城大將皆跋扈筦樞者又無籌畫喬年收散凶調邊卒僅得三萬人十五年正月率總兵賀人龍鄭嘉棟牛成虎馳出潼關賊方圍左良玉於郾城甚急而其老砦屯襄城喬年議趨襄城賊必還救良玉乘其背夾擊可大破也乃留步兵火器於洛陽簡精騎萬餘兼程進而襄城已降賊諸生李永祺等率父老迎喬年二月十二日馳入賊卽解良玉圍以

數十萬衆來逆喬年亟勒兵駐城外人龍等三帥未陣而奔軍大潰喬年嘆曰此吾死所也率步卒千餘入城拒守賊爲穴發火藥轟城城裂喬年穿阱隨賊所鑿以長矛刺之賊死甚衆五晝夜守具皆盡援不至賊覬喬年纛所在砲擊之雉堞盡碎左右泣請避喬年怒以足蹴其首曰汝畏死我不畏死也守益固十七日城陷巷戰手刃三賊自剄不殊爲賊所執大罵賊怒割其舌磔殺之襄城人建祠以祀時副將張國欽黨戚李萬慶監紀西安同知孫兆祿材官李可從襄城典史趙鳳牙從喬年皆死自成購永祺不得屠其族劓刖諸生百九十人良玉不敢救帝惡人龍甚密諭孫傳庭斬之初喬年撫陝西奉詔發自成先塚訥得其族人爲縣吏者掠之言

去縣二百里爲李氏村在亂山中十六塚聚葬中一塚自成  
始祖也相傳穴爲仙人所定壙中有鐵燈檠曰鐵燈不滅李  
氏當興如其言發之有蠟蟻數石火光熒熒然斲棺骨青黑  
色黃毛被體膚後一穴大如錢中盤赤蛇長三四寸有角見  
目而飛高丈許以口吞目色咋咋者六七反而伏喬年函巔  
骨并腊蛇以聞自成知而恨甚故致死於喬年云

孫傳庭字伯雅振武衛人自父以上四世舉於鄉傳庭儀表  
頑碩沈毅多籌略萬曆四十七年成進士授永城知縣以才  
調商丘天啓初白蓮賊黨居歸德謀應徐鴻儒傳庭弭其變  
擢吏部驗封主事屢遷稽勲郎中請告歸崇禎時流寇犯其  
境佐有司捍禦城獲全家居久不出八年秋始起驗封郎中

時四方多難廷臣畏當軍旅任諱言兵傳庭獨談論娓娓當事者羣目爲邊才超遷順天府丞明年四月卽擢右僉都御史巡撫陝西召見平臺面陳方略帝稱善總督洪承疇用兵六年數奏捷賊勢猶不衰巡撫李喬甘學濶並坐失事喬遣戍學濶罷官傳庭受命慨然以平賊爲已任練舊卒三千人爲已標兵賊首整齊王據商雒諸將不敢攻檄副將羅尚文擊斬之當是時賊亂關中有名字者以十數高迎祥最強拓養坤黨最衆所謂鬪王蝎子塊者也迎祥由漢中至盩厔將降傳庭署耀文守後數有功惠登相等敗賀人龍於寶雞犯西安傳庭策其飢疲親擊於黑水峪四日三捷生致之闕下餘衆殲殆盡錄功增秩一等拓養坤懼及其黨張耀文來

乘勝犯涇陽三原傳庭方戰乃西走河南賊馬進惠  
國忠等十七部入渭南傳庭追之出關復合河南兵夾擊先後斬  
首千餘級傳庭初入秦卽發兵討賊失亾多會進忠等復擾  
商雒而藍田叛卒與合將犯西安關中諸將悉他出左光先  
曹變蛟西追惠登相間變急引還甫抵咸陽進忠等由渭南  
遁官軍追之降其渠一條龍傳庭白効帝以其有功不問傳  
庭乃招還舊從募健兒擊餘賊斬聖世王羌背一翅飛降鎮  
天王上山虎軍聲復振折養坤已撫復叛去傳庭遣一騎諭  
其下卽斬養坤首以獻商雒道賊與土寇聯名曰白悍賊傳  
庭擊斬渠魁數人關南猶靖大天王諸賊犯寶雞副將盛略  
等再敗之賊走入山谷傳庭方追至鳳翔而他賊出棧道謀

越關犯河南傳庭急迎擊賊走伏斜谷傳庭復敗之降其餘衆西安四衛舊有屯軍二萬四千田二萬餘頃其後田歸豪右軍盡虛籍傳庭釐得軍萬一千有奇歲收屯課銀十四萬五千餘兩米麥萬三千五百餘石帝大喜增秩賚銀幣會兵部尚書楊嗣昌削四正六隅之說限百日平賊令傳庭專扼商雒募士著萬人給餉銀二十三萬傳庭謂勦賊須騎兵土著無益屢移書爭之嗣昌不悅傳庭乃核帑藏蠲贖錢得銀四萬八千市馬募兵自辦減賊具不用部議會他撫咸報募兵及額獨傳庭疏不至嗣昌言軍法獨不行於秦自請白衣領職以激帝怒遂奉旨詰責傳庭上疏言使臣若他撫籍郡縣民兵上之遂謂及額則臣先所報屯兵已及額矣况更有

募練馬步軍數且踰萬何嘗不遵部議至百日之期商雒之  
信地臣皆不敢委然使賊入商雒而臣不能禦則治臣罪若  
臣扼商雒而踰期不能滅賊誤勦事者必非臣嗣昌無以難  
然銜之彌甚傳庭兩奉詔進秩當加部銜嗣昌抑弗奏及十  
一年春賊破漢陰石泉坐傳庭失援削其所加秩傳庭方出  
扼商雒而大天王等犯慶陽寶雞卽還軍戰合水破走之獲  
其二子追擊之延安會過天星混天星等從徽秦趨鳳翔逼  
澄城傳庭分兵五道力戰楊家嶺諸所大敗賊賊飢困走竄  
傳庭追之大天王知二子不殺遂降傳庭駐中部策鄜州西  
合水東三四百里皆荒山邃谷賊入當自斃乃親率標兵東  
遏而檄曹變蛟等從慶陽西拒且伏兵三水淳化間賊飢出

掠食傳庭一日夜馳二百五十里至朝城大驚西奔至職田莊遇伏走寶雞復折而走隴州皆遇伏凡三敗賊死者無算過天星混天星並降又討平漢中餘賊且盡降鄖縣一條龍城固搖天動遺黨而是時關將李自成又爲洪承疇所逐關中羣盜悉平捷聞帝大喜嘉獎備至先敘澄城之捷命加部銜嗣昌仍格不奏陝西賊已平湖廣張獻忠等亦多爲總理熊文燦所撫惟河南賊如故羅汝才馬進忠賀一龍左金王等十三部西窺潼關傳庭計曰天下大寇盡在此矣我出擊其西總理擊其東賊不降則滅此賊平天下無賊矣獻忠卽狃伏無能爲也乃引兵東賊見大軍逡巡引退傳庭追出關連戰閿鄉靈寶山間賊大敗貫其營而東復自東以西賊窘

甚以文燦招降手諭上傳庭叱曰降卽解甲來明日再擊士  
益奮忽得文燦檄謂毋妬吾撫功縱部下戕殺傳庭快快還  
賊迄不就撫移職商雒文燦始悔期傳庭夾擊屬吏王文清  
等三戰皆敗之賊奔內鄉浙川而去傳庭旣屢建大功其將  
校數奉旨優敘嗣昌務抑之不爲奏傳庭懇請且上其籍於  
部嗣昌謂籍未至需之以故將士咸解體十月京師戒嚴召  
傳庭及承疇入衛俄擢傳庭兵部右侍郎抵真定會總督盧  
象昇敗歿命兼右僉都御史代督諸鎮援軍賜尚方劍

大清兵南下山東十二年正月破濟南傳庭坐失援鎬秩視  
事旋以故官總督保定山東河南軍務二月

大軍北旋傳庭尾至建昌不敢擊初傳庭受命督軍謝疏言

年來疆事決裂由計畫差謬事竣之後當面請決大計嗣昌謂傳庭將傾之傳庭又與總監高起潛抵牾及是疏請陞見詰亦委咎傳庭詔下部院勘議傳庭申辨頗侵宇亮復責以郡邑失陷不得委卸傳庭大懼稱耳疾乞休帝不允嗣昌及言官交章劾其託疾帝遂發怒斥爲民下巡撫楊一鶴覈眞僞奏如傳庭言帝益怒并下一儻諭獄法司擬邊遠充軍不許傳庭兩疏乞哀且乞練火器自効亦不許十三年正月刑部尚書魏淑擬綏罪以上命長繫待決及文燦撫事壞嗣昌自出督師明年以陷藩封自盡帝漸思傳庭兵部尚書陳新甲薦之部議請釋罪錄用帝猶未許已而薦者益衆十五年

正月詔起兵部右侍郎召見傳庭指陳形勢帝喜勞獎甚至  
賜酒饌銀幣命督京軍救開封傳庭兼程馳赴會陝西總督  
汪喬年敗歿於襄城大將賀人龍潰入關中帝卽命傳庭往  
代且諭密誅人龍傳庭與巡撫張爾忠等謀召人龍斬之而  
撫定其部曲乃日夜治軍爲平賊計六月帝遣御史蘇京監  
延寧甘固軍趣傳庭出關時承傳宗龍汪喬年兩敗後關中  
兵強半覆沒傳庭方募兵未堪用會開封圍久朝命嚴急乃  
以九月抵潼關大雨留旬餘始出關東而開封已陷李自成  
迎戰遇於郊縣之塚頭諸將高傑等遂北三十七里羅汝才援  
自成遇後部將左勦蕭慎鼎勦舊將光先子 祗不習戰望  
而怖曰前鋒沒矣遂奔衆大潰傳庭走鞏縣賊復入掠河南

府傳庭乃由孟縣入關執斬慎鼎而勳以光先故令出馬二千匹以贖是役也天大雨糧不至士卒採青柿以食凍且餒故大敗豫人所謂柿園之役也傳庭上章待罪帝令圖功自贖御史京言殘卒不及三千臣無軍可監謹席藁請命乃令巡按河南傳庭敗歸益募勇士開屯田繕器積粟令三家出一壯丁置火車三萬輛載火砲甲仗戰則驅之以拒馬止則環之以自衛督促苛急工人皆夜以繼日傳庭先爲巡撫有所徵發以軍令從事吏民畏之以討賊故不敢怨及是物力愈絀法愈嚴民不能無怨十六年五月命兼督河南四川軍務大學士吳甡奉命督師已而不果乃進傳庭兵部尚書改稱督師加督山西湖廣貴州及江南北軍務賜尚方劍傳庭

請以總兵牛成虎將前鋒高傑將中軍王定官撫民將延寧  
兵爲後勁而以白廣恩統火車營檄左良玉赴汝寧夾擊廣  
恩傑皆降將桀驁不可使傳庭以其驍勇不得已用之關中  
連年旱荒民又苦征繕仕於朝者咸請趣傳庭出關帝亦急  
平賊頻責讓傳庭不得已乃謀出兵自成已據河南湖北十  
餘郡設官置戍而身居襄陽諜報自成將由內浙窺商雒傳  
庭令陝西巡撫馮師孔率四川甘肅兵駐商而遣成虎以三  
千餘騎先趨雒陽至澠池與賊游兵遇擊走之傳庭乃以八  
月統大軍出賊先圍李際遇於登封之玉寨聞官軍出伏澠  
澗以待官軍見道險下馬搜伏賊乃走龍門比追及賊已走  
官軍遂駐龍門而別遣兵追賊汝州賊盡奔寶豐玉寨圍亦

解河南巡撫秦所式方轉餉河北聞自成盡發荆襄兵會於汜水桀澤將北渡大懼請援於傳庭已而賊不至傳庭劾奏之河南總兵卜從善擁軍河北觀望總兵陳永福逗遛郭家灘傳庭並劾奏詔所式白衣視事貶從善永福爲副將九月師次汝州僞都尉李養純降諜報賊老營在唐縣其僞將吏屯寶豐傳庭乃遣將襲唐縣而自趨攻寶豐自成來援廣恩傑夾擊再戰自成敗走遂克寶豐戮僞將吏他將亦克唐縣盡獲其輜重師次郊縣賊萬騎逆戰復大破之幾獲自成軍聲大振會天久雨道澇糧車不能前或勸退軍以就糧傳庭曰師已行還亦飢矣不如破郊縣就食遂攻破郊縣窮邑也得馬驃數百殺食之雨不止頓兵五日後軍諜於汝州陰通

賊大至官軍益飢聞傳庭乃分軍三令廣恩由大道已與  
傑由小道還軍迎糧而留永福爲後拒戒毋動前軍旣移後  
軍亂永福雖斬之不能止亦引退賊追及之二十一日官軍  
還戰賊置陣五重飢民處外次步卒次馬軍又次驍騎以老  
營家口處內官軍力戰已破其三重遇驍騎陣稍動壯士推  
火車者未習戰駭曰師敗矣棄車走馬軍亦走車傾塞道馬  
多絏於輜賊騎乘之其步卒或以大棒遮擊官軍官軍大敗  
死者四萬餘人失亡輜重馬驃無算廣恩與傑不相能傑軍  
敗望廣恩救廣恩已退九十里至汝州矣傳庭憤恨引佩刀  
欲自裁左右力持之乃嘆息曰天下事去矣吾疾趨潼關收  
潰兵固守賊或不至事尚可爲乃與傑以數千人走河北帝

聞敗大驚命充爲事官戴罪自贖傅庭時已從山西渡河轉入潼關廣恩亦從之賊隨至傑曰我軍家屬悉在關中今戰敗思歸而強之守關危道也不如徑入西安憑堅城固守傅庭曰賊一入關則全秦糜沸秦人尚爲我用乎紬其言不納十月六日自成攻關廣恩戰敗傑憾廣恩不救傅庭登陴固守賊分兵從南山遶出其背夾攻官軍官軍大敗關城遂陷傅庭憤躍馬揮刀大呼衝入賊陣戰死年五十一後數日西安亦陷其妻張氏率三妾二女並赴井死時有言傅庭未死者帝命核實已而都城亡恤典竟不及

明史彙

列傳第一百四十

敕編撰

徐從治

謝  
蓮  
孫元化

余大成

丘民仰

朱一鶴

蕭  
漢等

馮師孔

黃  
炳等

都任

林日瑞

蔡懋德

趙建極等

衛景瑗

朱之馮

陳士奇

王行儉  
錫

劉之勃

龍文光

徐從治字仲華海鹽人萬曆三十五年進士除桐城知縣築堤八萬餘丈以捍水災坐事貶武學教授屢遷南京禮部郎中濟南知府舉卓異遷兗東副使駐沂州天啓元年妖賊徐鴻儒反鄆城連陷鄒滕嶧縣伏黨沂州爲內應從治捕得之

嚴兵守請起家居故總兵楊肇基主兵事而獻搗賊中堅之策於巡撫趙彥遂滅鴻儒事詳彥傳時副使王從義僉事來斯行並爲監軍有功從治功最旋以右參政分守濟南錄功進右布政使督漕江南會餘孽復煽巡撫王惟儉奏留之尋告歸大計中浮言議調莊烈帝嗣位以故秩飭薊州兵備軍久缺餉諸營諫而甲巡撫王應豸及巡按總兵諭弗聽從治借總兵麻登雲馳入營給以三月餉卒欲給如額質登雲從治還告應豸勒兵逼之亂遂定時崇禎二年春也進秩左布政使請告歸四年起飭武德兵備孔有德反山東巡撫余大成檄從治監軍明年正月馳赴萊州而登州已陷大成削籍遂擢從治右副都御史代之與登萊巡撫謝璉並命詔璉至

萊州從治駐青州調度兵食從治曰吾駐青不足鎮萊人心  
駐萊足係全齊命乃與璉同受事於萊有德遼人與耿仲明  
李九成毛承祿輩皆毛文龍帳下卒也文龍死走入登州登  
萊巡撫孫元化官遼久素言遼人可用乃用承祿爲副將有  
德仲明爲遊擊九成亦爲偏裨且多收遼人爲卒是年大凌  
河新城被圍部檄元化發勁卒泛海趨耀州鹽場示牽制有  
德詭言風逆逗遛乃命從陸赴寧遠十月晦有德及九成子  
千總應元統千餘人以行經月抵吳橋縣人罷市衆無所食  
宿一卒與諸生角有德笞之衆大譁九成先齎元化銀市馬  
塞上用盡無以還適至吳橋聞衆怨遂與應元謀率部卒劫  
有德有德從之還兵大掠陷陵縣臨邑商河殘齊東圍德平

旣而舍去陷青城新城剽掠厭乃整衆東巡撫余大成者江寧人天啓時爲職方郎中嘗奏發大學士劉一燝私書齧之去大成亦移疾歸後魏忠賢黨召復其官而大成卒以事忤忠賢至削籍崇禎改元復起故官加太僕少卿有清執名遂由太常少卿擢右副都御史巡撫山東大成雖久居兵部軍旅非所長白蓮餘賊未靖又有逃兵之變不能討御史謝三賓宋賢先後詆之及聞有德叛託疾數日始遣中軍沈廷諭參將陶廷鑑往禦廷諭遇賊而走廷鑑復大敗大成乃移兵京防邊二策告當事給事中侯震暘薦之朝又以孫承宗請

至建砲臺及教練法贊畫經略軍前元化因請據寧遠前  
也以策于王在晉不能用又與袁崇煥爭在晉建重關之非  
奉宗行邊還奏授兵部司務已而奉宗代在晉築臺製砲如  
元化言名還爲職方主事崇煥守寧遠復命元化爲贊畫崇  
煥與在晉及滿桂相失元化還朝請以關外事專委崇煥惡  
崇煥者譖之魏忠賢罷其官崇禎元年起武選員外郎進職  
方郎中經略崇煥乞以自輔改山東右參議整飭寧前兵備  
京師戒嚴崇煥入援及下獄祖大壽潰還元化調劑令復入  
關朵顏乘虛犯寧錦遣將擊却之時永平失守關內外隔絕  
者半年餘軍食久虛將士單弱列城得無虞元化力也三年  
六月皮島副將劉興治爲亂廷議復設登萊巡撫遂擢元化

右僉都御史任之駐登州遣使諭定興治明年島衆亂興治  
被殺元化請以副將黃龍代先後汰其兵六千餘人及有德  
變大成所遣兵敗以撫自愚而元化亦力主撫檄賊所過郡  
縣毋邀擊賊長驅無敢加一矢者賊佯許元化降元化師次  
黃山館而返賊兵遂抵登州元化遣將張燾率遼兵駐城外  
總兵張可大發南兵拒賊元化猶招賊降賊不聽五年正月  
戰城東可大兵方勝燾遽退可大兵遂敗燾兵半降賊賊遣  
歸爲內應士民爭請勿容入元化不從賊俱闖入中軍耿仲  
明都司陳光福等夕舉火導賊自東門入城遂陷元化自刎  
不殊與參議宋光蘭僉事王徵及府縣官悉被執惟可大死  
之大成聞乃馳入萊州爲守禦計初登州被圍朝廷鑄大成

元化三級令辦賊及登州守革元化職候勘而以謝連代時  
有德推九成爲主已次之仲明又次之用巡撫關防檄州縣  
兵餉而令元化等移書大成求撫欲畀以登州一郡有德黨  
參將余五化力言撫可成大成爲聞於朝言官力攻之帝乃  
命革大成職候勘而以從治代當從治連未受事時賊先已  
破黃縣知縣吳世揚死之已而攻萊從治連與總兵楊御蕃  
等分陴守御蕃肇基子也積戰功至通州副總兵會登州陷  
兵部尚書熊明遇奏令署總兵官盡將山東兵與保定總兵  
劉國柱天津總兵王洪范期並進遇賊新城洪先走御蕃拒  
兩日率二百騎突圍出遂入萊城從治連倚以拒賊賊攻兩  
日不下大掠分兵陷平度知州陳所問自經死賊益攻萊用

元化所製大砲且曰穴城城多頽從治等投火灌水穴者死無算又時出兵掩擊毀其砲臺斬獲多而明遇惑大成撫議命主事張國臣爲贊書往撫并安輯遼人之在山東者以國臣遼人也國臣先遣慶將金一鯨入賊營已而國臣亦入爲減移書且遣一鯨還懇母出兵壞撫局從治等知其詐叱退一鯨遣間使三上疏言賊不可撫最後言萊城破圍五十日危如累卵日夜堅援兵卒不至度必爲撫議所悞國臣致書臣內抄詔旨并兵部諭帖乃知部臣已據國臣報達聖聽夫國臣桑梓情重忍欺聖明而陷封疆其初遣一鯨入賊營何嘗有止兵不攻之事果止兵或稍退舍臣等何故不樂撫特勦臣以撫爲賊解而賊實借撫爲緩兵計一鯨受賊賄對援

師則誑言賊數萬不可輕進對諸將則誑言賊用西洋砲攻  
城將陷矣賴我招撫賊卽止攻夫一鯨三入賊營每入賊攻  
益急而國臣乃云賊稱我繩城下擊致彼之攻是使賊任意  
攻擊我不以一矢加遺如元化斷送登城然後可成國臣之  
撫耶當賊逼青州大成擁兵三千追賊甚易元化遺書謂賊  
已就撫爾兵不可東大成遂止勿追致賊延蔓今賊視臣等  
猶元化乃爲賊解曰吳橋激變有因也一路封刀不殺也聞  
天子詔遂止攻掠也將誰欺盈廷中國臣妄報必謂一紙書  
賢於十萬兵援師不來職是故矣臣死當爲厲鬼以殺賊斷  
不敢以撫之一字謾至尊淆國是悞封疆而戕生命也疏入  
未報當是時外圍日急國柱洪及山東所調援軍俱頓昌邑

不敢進廷議兩撫臣並圍圍城中止巡按御史王道純在外  
乃議設總督以兵部右侍郎劉宇烈任之調薊門四川兵統  
以總兵鄧玘調密雲兵統以副將牟文綬以右布政使楊作  
楫監之令赴援三月宇烈道純作楫國柱洪玘及監視中官  
呂直義勇副將劉澤清新兵參將劉永昌朱廷祿監紀推官  
汪惟效等集昌邑玘國柱洪澤清等抵萊城馬步軍二萬五  
千勢頗盛而宇烈無籌略諸帥皆懦怯抵沙河日遣使講撫  
還所獲賊陳文才於是賊盡得虛實亦以撫愚宇烈而潛兵  
繞其後盡焚輜重宇烈遂走青州撤三將兵就食玘等半夜  
拔營散賊乘之大敗洪國柱走青灘玘走昌邑澤清抵萊城  
接戰傷二指救不至亦敗回平度惟作楫不去三將旣敗朝

中諱然明遇知官兵不可用益堅撫議先是登州總兵可大  
殉難以副將吳安邦繼之安邦尤怯鈍奉令屯寧海規取登  
州仲明揚言以城歸安邦信之離登二十五里而軍中軍餘  
樹聲薄城被執安邦走還登既不能下而賊困萊久連從泊  
御蓄日堅守待救至四月中旬從治中砲死萊愈益危山東  
士官南京者合疏攻守烈請益兵於是調昌平兵三千以總  
兵陳洪範統之加以提督銜洪範遼人明遇猶冀定撫議也  
天津舊將孫應龍自言與仲明兄弟善能令其縛有德九成  
降巡撫鄭宗周子兵二千人令從海道往仲明乃僞函死人  
首遺應龍曰此有德首也應龍率舟師抵水城賊迎入猝縛  
斬之無一人脫者賊得巨艦兵益盛島帥黃龍攻賊不克而

還賊遂破招遠圍萊陽知縣梁衡固守賊敗去宇烈復至昌邑洪範文綬等亦至萊州推官屈宜陽請入賊營講撫賊佯禱之宜陽遣人言賊已受命宇烈奏得請乃手書諭賊令解圍賊邀宇烈見宇烈慮刻不往遣營將嚴正中送龍亭過河賊擁之去而遣宜陽還萊請文武官出城開讀卽解圍御蕃及鄉官張忻等方言不可信璉謂閩且六月勢無如何遂借監視中官徐得時翟昇知府朱萬年同出有德等皆叩頭涕泣璉慰諭之而還明日賊遣宜陽入請璉邀御蕃同出御蕃曰武臣第知殺賊何知撫事忻等復方言不可璉不聽復出有德遂執璉等猝攻城却令萬年呼降萬年厲聲曰吾死矣汝等宜固守罵不絕口而死賊知萊不可得送璉及二中官

至登幽之正中宜陽皆死初撫議興可大元化皆敗從治極  
言不可獨宇烈與諸將信之而尚書明遇主其議至是舉朝  
痛憤詔逮宇烈下獄調關外勁卒征之罷總督及登萊巡撫  
不設專任代從治者朱大典明遇坐主撫誤國罷歸遂絕撫  
議大典合兵攻萊八月中兵甫接賊輒大敗圍解有德等走  
登九成方在登聞敗卽害璉及二中官大典圍登九成出戰  
死久之城破有德仲明入海遁生擒承祿等斬應元賊盡平  
事詳大典傳詔贈從治兵部尚書賜祭葬廕錦衣百戶立祠  
曰忠烈贈璉兵部右侍郎亦賜祭葬建祠廕予以御蕃功多  
加署都督同知總兵鎮登萊而宇烈以次年遣戍璉字君實  
監利人字烈綿竹人大學士宇亮兄也本無才望謬畀重任

其戍也人以爲失刑大成逮下獄遣戍赦還卒於家元化自賊所縱還詔逮之首輔周延儒謀脫其死不得則援其師徐光啓入閣共圖之卒不得同張憲棄市光蘭徵充軍

丘民仰字長白渭南人萬曆中舉於鄉以會試副榜歷原武寧晉二縣敎諭遷順天東安知縣釐宿弊十二事河齧歲旱蝗並爲文祭禱河他徙蝗亦盡甫八月調繁保定之新城崇禎二年縣被兵晨夕登陴守四方勤王軍畢出其地民仰調度有方民不知擾擢御史號敢言雲南土官普名聲作亂巡撫王忬不能定民仰劾忬挑釁逮治之李九成孔有德叛吳橋連陷六邑山東巡撫余大成登萊巡撫孫元化主撫民仰極論其非二人亦被逮流賊亂山西巡撫宋統殷專主撫下

令殺一賊者償二命賊愈張民仰疏論其罪并劾吏部尚書  
閔洪學用人不效洪學卽去位統殷非久亦罷歸尋遭妻喪  
乞假旋里銓曹以其一榜出爲河間知府遷天津副使調大  
同等監軍汝寧遷永平右參政移督寧前兵備民仰善理劇  
故頻移要地十三年三月擢右僉都御史代方一藻巡撫遼  
東按行關外八城士馬甲仗軍糧多所規畫十四年春

大清兵圍祖大壽於錦州民仰在寧遠徵兵轉餉至七月錦  
圍益急乃偕總督洪承疇進至松山爲聲援八月王樸軍大  
潰未幾馬科等五將亦潰

大清兵遂進圍松山民仰與承疇誓死固守外援不至芻糧  
並竭至明年二月圍半年矣力不支城破承疇降民仰不屈

死贈右副都御史賜祭六壇官爲營葬錄其一子等命建祠都城外與承疇並列帝將親臨致祭後聞承疇降乃止宋一鶴宛平人爲諸生見天下大亂卽究心兵事崇禎三年舉於鄉授教諭以薦遷丘縣知縣復以薦加東昌同知仍知縣事巡按御史禹好善薦其知兵授兵部員外郎尋擢天津兵備僉事改飭汝南兵備駐信陽總理熊文燦撫盜盜魁黃三耀詣一鶴降順天王者與張獻忠羅汝才輩久亂中州其黨劉喜才殺之亦降於一鶴一鶴先後勦劇賊斬首七百有奇副將龍在田大破賊固始一鶴亦毒殺賊千人李萬慶降一鶴定其衆數萬文燦屢上其功進副使調鄖陽河南巡按高名衡奏留之不允獻忠汝才降久復叛於鄖襄一鶴至防

禦甚力楊嗣昌開府襄陽甚倚任之十年湖廣巡撫方孔炤  
罷用嗣昌薦擢右僉都御史代之賊爲諸將所逼多竄蜀地  
一鶴以雲南軍移鎮當陽中官劉元斌以京軍移鎮荆門相  
犄角及瑪瑙山捷一鶴亦叙功增俸汝才等五大營自蜀轉  
至興山一鶴遣副將王允成孫應元等大破之豐邑坪斬首  
三千餘級嗣昌稱爲荆楚第一功獻忠陷襄陽與華襄眼左  
金王等東萃黃州汝寧間一鶴請諸鎮兵皆不至乃移駐蘄  
州焚舟遏賊渡賊移而北一鶴又斷橫江賊遂不敢渡嗣昌  
卒朝命丁啓睿代一鶴不知連疏請設督師劾左良玉騎橫  
復薦范景文吳甡惠世揚堪代嗣昌及啓睿破獻忠於麻城  
左金王老回回等竄潛山懷寧山中啓睿一鶴及鳳陽總督

朱大典安慶巡撫鄭二陽合兵蹙之以捷聞一鶴又督麥將  
王嘉謨等追破左金王爭世王治世王於燈草坪斬首千八  
百級十五年遣部將陳治等合江北兵共破賊之犯桐城舒  
城者一鶴起鄉舉不十年驟秉節鉞廷臣不能無忮御史衛  
周肩上疏醜詆一鶴亦連疏引疾帝疑其僞下所司嚴核先  
以襄陽陷奪職戴罪是年十一月許解官候代閏月汝寧圍  
命一鶴赴救方行城已陷十二月李自成復陷襄陽連陷德  
安荊州一鶴以獻陵爲重急赴承天賊已驟至犯陵毀享殿  
歲除攻承天明年正月二日城陷一鶴自經巡按御史李振  
聲被執去自成以其同邑善養之後通書孫傳庭卒被殺總  
兵錢中選創死留守沈壽崇承天知府王璣鍾祥知縣蕭漢

俱死之分巡副使張鳳翥當城將陷時奪圍出擊中三刀裹創走募兵竟以創重卒壽崇宣城人都督有容子崇禎元年舉武會試歷官興都留守忤巡按御史被劾罷未行而賊至佐一鶴城守罵賊死贈都督僉事廩子錦衣百戶璣扶風人舉於鄉由戶部郎中出爲守擢鳳陽副使未行及於難漢字雲濤南豐人崇禎十年進士居官不徇請謁武備修舉十五年冬將入觀聞襄陽陷慨然請上官罷行賊薄城漢辭家廟授帨於妾媵曰男死忠女當死節佐一鶴拒賊殺傷甚多元旦突圍謁獻陵賊騎環之漢大呼鍾祥令在此若等不得驚喪寢賊挾之去漢趣頸就刃遣使說降拒不聽明日城陷送漢吉祥寺令僧謹視之覓死具不得初五日於僧榻得一剝

刀乃書楊繼盛絕命詞於敝楮拾土塊畫鍾祥縣令蕭漢願死此寺十字於壁間卽自剗血正濺字上賊嘉其義用錦衣斂而瘞之賊退其門人曰吾師肯服賊服乎悉易之詔贈漢

大理寺丞

馮師孔字景魯原武人萬曆四十四年進士授刑部主事歷員外郎郎中恤刑陝西驛疑獄一百八十人天啓二年出爲真定知府舉治行卓異遷井陘兵備副使以憂歸崇禎二年起臨鞏兵備改固原再以憂歸侍郎謝陞署吏部事舉監司才堪督撫者十人師孔與焉服闋起懷來兵備副使移密雲忤鎮守中官鄧希詔撫他事劾之逮下吏抗疏辨竟削籍歸至十五年詔舉邊才用兵部侍郎張鏡心薦起故官監通州

軍勤王兵集都下剽刦公行割婦人首報功師孔大怒以其  
卒抵死拊凋殘輯士卒給事中熊汝霖等交章頌其功明年  
五月吏部尚書鄭三俊舉天下賢能方面官亦及師孔踰月  
擢右僉都御史代蔡官治巡撫陝西時總督孫傳庭將大舉  
討賊師孔主調兵食十月傳庭出關敗績李自成長驅破潼  
關不數日抵西安城下師孔厲兵拒守會偏將內應賊城遂  
陷師孔投井死按察使黃綱長安知縣吳從義秦府長史章  
尚綱指揮崔爾達並死之綱字季侯光州人天啓二年進士  
授南宮知縣崇禎中歷遷淮海兵備副使以憂歸七年流賊  
陷光州子彝如督家僮巷戰罵賊死其妹亦被難綱方省墓  
獲免服除起臨鞏兵備副使調番兵大破賊潼關原彝以右

參政分守洮岷擢陝西按察使甫一歲遇難自成勸之降叱  
曰潼關之戰汝我戮餘也今日宵降汝耶妻王先赴井死嗣  
得間亦赴井死贈太常卿諡忠烈尚納會稽人聞城陷投印  
井中冠服趨王府端禮門再拜自縊贈按察副使從義浙江  
山陰人崇禎十三年進士甫之官值比歲兵荒力請於上官  
委曲賑恤訓練丁壯三百人擊賊有功督師孫傳庭駐大軍  
西安征求百出從義令豪族均輸民力稍寬城陷從容下城  
釋戎服襲冠裳望闕叩頭投井死贈按察僉事爾達不知何  
許人亦赴井死有吏丘從周者長不滿三尺乘醉罵自成曰  
若一小民今妄踞王府將僭僞號而所爲暴虐若此何能久  
賊怒斫殺之而布政使陸之祺及里居吏部郎乾州宋企郊

提學僉事真寧輩皆降賊得大用

都任字弘若祥符人祖文奎知府父維新通判任舉萬曆四十一年進士授南京兵部主事進郎中屢遷四川右參政天啓五年大計貶江西僉事復屢遷陝西左布政使崇禎五年貶山東右參政再遷山西按察使任性剛嚴多忤物數貶謫終不變月朔諸僚約同朝晉王任曰會典朔望朝王惟都布二司不及按察按察得糾舉非法奈何與守土者同朝孰不行巡按御史張孫振誣劾提學僉事袁繼咸任數慰問繼咸驢其行孫振復中以大計貶秩歸後起歷右布政使兼副使飭榆林兵備榆林天下雄鎮而地瘠民貧軍餉又久缺十六年九月巡撫崔源之罷去代者張鳳翼未至總兵王定從孫

傳庭東征大敗還遠近震驚自成遂據西安遣其將李過以  
精卒數萬來寇定懼詭言討河套逃去城中益空任急集軍  
民慷慨流涕諭以大義以廢將尤世威知兵延爲主帥與諸  
廢將數十人誓死固守督餉員外郎王家錄亦與焉賊遣使  
招降任斬之以徇自十一月望被圍堅守殺賊甚衆至二十  
七日城陷任猶巷戰力不支被執賊曰若好男子降我無憂  
富貴也任大罵不屈遂見殺世威等皆同死詳見世威傳中  
家錄黃岡人舉於鄉歷官刑部主事奏恤刑熟審諸疏調戶  
部進員外郎出督延綏軍儲時已擢關南兵備僉事未行與  
任協守圍急男子皆乘城家錄命婦人運水灌城結爲冰賊  
攻稍沮及城陷家錄自剄死

林日瑞字浴元詔安人萬曆四十四年進士歷廬州池州二  
府推官遷戶部主事進員外郎郎中崇禎四年出爲浙江右  
參議改江西右參政憂歸服闋起故官分守湖東屬縣鉛山  
界閩妖人聚山中謀不軌圍鉛山日瑞擊敗之燭其巢屢遷  
陝西左右布政使十五年六月遷右僉都御史代呂大器巡  
撫甘肅其年冬京師被兵疏請率師入衛帝念甘鎮要地令  
以副將代行青海賊挾賞擊走之明年十月李自成據關中  
分兵四出攻掠初犯寧夏官軍三却之殺其精卒數千賊走  
西安多散入河南及攻榆林榆林陷遂攻寧夏總兵官官撫  
民出降寧夏陷其別將賀錦犯蘭州州人開城迎賊賊遂渡  
黃河宕州雜浪二衛亦降卽遣逼甘州日瑞聞賊急嚴兵且

結西羌以待廷議以爲不勝任遣楊汝經代之未至日瑞率副將郭天吉等扼賊河干十二月賊踏冰過直抵城下日瑞入城戰且守賊使諸生說降戮之以徇大雪士皆墮指守者引賊上城遂陷執日瑞詣錦誘以美官日瑞大罵被磔於市天吉及總兵官馬爌撫標中軍哈維新姚世儒監紀同知藍臺里居總兵官羅俊傑趙宦並死之福王時贈日瑞兵部尚書臺太僕少卿皆賜祭葬

蔡懋德字維立崑山人幼受書卽志聖學篤好王守仁書舉萬曆四十七年進士授杭州推官山東白蓮賊起浙中奸人亦殺長興知縣而是時調浙兵援遼兵不樂行謀爲變皆賴懋德籌畫事乃定天啓五年行取入都里人頤秉謙柄國欲

用爲吏部懋德不與通秉謙怒部擬給事中而旨改禮部儀制主事吏部尚書崔景榮請仍用懋德等爲言官旨復不許進祠祭員外郎都城建魏忠賢祠尚書率諸司謁賀獨懋德與同官翁鴻業中道託疾歸崇禎改元由主客郎中出爲江西提學副使頒守仁抜本塞源論於諸生自著管見臆說數千言發明良知之學士多興起遷浙江右參政分守嘉興湖州劇盜屠阿丑衆千餘出沒太湖當事議勦之懋德曰此可計擒也悉召瀕湖豪家把其罪簡壯士與同發遂擒阿丑當事以懋德爲知兵等遭內艱去服除起并陞兵備久旱懋德禱卽雨他邑爭迎以禱又輒雨甫三月以遼東巡撫方一藻薦調官寧遠祖大壽久鎮遼部下頗不戢懋德諷之大壽爲

申約束中官高起潛倨甚懋德導以謙恭亦稍折節以守松  
山及修臺堡功數叙費會災異求言懋德上省過治平二疏  
規切君相一時咸笑爲迂被旨切責楊嗣昌亦惡懋德言其  
清修弱質不宜邊地乃改濟南道濟南新殘破大吏多缺人  
懋德攝兩司及三道印招流移安反側恤凋瘵諸廢畢興遷  
山東按察使河南右布政司田荒穀貴吏日急催科而賊流  
言先服者不輸租民日望其至懋德亟檄州縣停徵上疏自  
勅詔鐫七級仍視事十四年十二月擢右僉都御史巡撫山  
西名對稱旨賜酒餽銀幣明年春抵任大盜王冕等爲亂討  
平之總兵許定國援河南潰而歸懋德定其亂十月京師戒  
嚴卽統兵入衛詔扼守龍泉固關二關而賊已陷河南將犯

平陽境懋德亟馳河上禦之數月至十六年冬賊入潼關陝西盡陷自蒲州北抵保德二千餘里悉與賊鄰恃黃河爲限窮冬冰合賊騎得長驅懋德連章告急請禁旅及保定宣府大同兵馳赴河干合拒中朝亦以山西爲憂廷臣請防河者甚衆然無兵可援總兵周遇吉鎮寧武僅得自顧宣大總督王繼謨奉命防河亦不至懋德以疲卒三千當數十萬強寇日奔走平陽汾州間猶屢挫之大慶風陵吉鄉諸渡十二月岢嵐保德俱告警太原洶洶晉王手書趣懋德還懋德不得已分兵守二郡以十八日去平陽越三日賊卽渡河副使李士焜知府張嶠然等棄城先遁俄復還越二日李自成至嶠然迎降平陽遂陷十七年正月巡按御史汪宗友劾懋德不

待水泮遽還太原致名城渝覆詔奪官候勘以郭景昌代之  
懋德先遣兵禦賊而屬城盡陷反拒官軍懋德乃與布政使  
趙建極諸監司毛文炳蘭剛中畢拱辰太原知府孫康周署  
陽曲縣事長史范志泰等大集城中人誓以死守懋德哭衆  
皆哭聲震原野罷官命適至或請出城候代懋德不可曰吾  
已辦一死矣景昌卽至吾亦與俱死是月晦賊游騎抵近郊  
自成知懋德賢遣使招諭曰撫軍若降吾且大用懋德憤立  
火其檄斬使人頭懸城上二月五日賊悉衆薄城遣部將牛  
勇朱孔訓王永魁出戰俱敗歿明日自成具鹵簿督衆力攻  
城上發砲擊之賊多死又明日晝晦大風拔木瓢瓦終夜不  
息守者皆仆懋德知不能支預草遺表時懋德調陽和兵三

千協守剛中慮其事歸移之南關外果叛降賊而部將張雄  
者守新南門與賊通懋德召中軍副總兵應時盛謀將調雄  
守大南門未幾雄繩城出降語其黨曰城東南角樓貯火器  
火藥我下卽焚樓樓焚守者悉走賊乘勢登城懋德北向再  
拜出遺表付友人拔刀自剄爲麾下所奪時盛請下城巷戰  
遂扶懋德上馬時盛持矛突殺殺數十人至炭市口賊騎充  
斥時盛呼曰且擁公出西門懋德遽下馬曰我當死封疆汝  
輩可自去衆復擁懋德上馬至水西門懋德叱曰汝輩欲陷  
我不忠耶復下馬據地坐時盛已出城還顧不見復斫門入  
語懋德曰請與公俱死遂偕至三立祠懋德就縊未絕時盛  
釋甲加諸肩乃絕時盛再拜訖卽取弓絃自勒死建極危坐

公堂賊擁至晉王府見自成欲授以官叱曰我天朝方伯乃仕賊耶自成令曳出斬之下堦連呼萬歲曰臣失守封疆死有餘罪自成以爲呼已也曳還問曰旣呼萬歲何不受官建極厲聲曰我呼當朝皇帝寧呼賊耶大罵自成立殺之文炳被執誘以官不從抗罵數日被殺妻趙妾李亦投井死子兆夢甫數歲被掠去士民以忠臣子贖而歸之剛中被執說之降大罵曰豈有蘭坦生屈膝求活者乎賊殺之首旣墮復躍起丈餘賊皆辟易拱辰被執賊適得新刀拱辰睨視之間何聰曰欲得此斫頭耳賊遂取斬之康周率死士巷戰被執說降不從乃見殺志泰不食死福王時議懋德不守河爲失策乃謚忠襄賜祭葬建祠不予贈廢餘賜血有差建極河南永

寧人萬曆四十七年進士賊掠永寧時建極五子皆死後生三子又皆夭至是趙氏一門竟絕文炳字夢石鄭州人由進士歷知壽陽榆次擢吏科給事憂歸與有司禦賊以全城起故官會楊嗣昌督師議調民兵討賊文炳言民兵不若官軍乘快馬善避賊可守不可調帝從之當大計文炳言主計者喜奔競抑廉靜宜令吏部科道撫按得互糾不公者帝亦納之出爲山西兵備副使竟死剛中字坦生陵縣人崇禎四年進士由太常博士擢南京給事中奏保護留都六事已劾罷寧夏巡撫樊一蘅劾削河南解任巡撫常道立籍漕事大壞疏陳救弊之要山東淳饑上疏言民死而丁存田荒而賦在安得不爲盜急宜清戶口并里甲帝多納其言遷山西副使

甫抵任卽殉城死拱辰字星伯掖縣人舉進士知朝邑鹽城二縣數遷數貶歷淮陰兵備僉事督漕侍郎史可法謂拱辰才不任乃移之冀寧康周字晉侯安丘人起家鄉舉志泰虞城人時盛遼陽人起家小校至都督僉事慷慨仗義懋德深倚之迄與同死當是時賊大破山西郡邑安邑知縣房之屏宛平人起家鄉舉城陷北向拜天子入署拜母命妻子各自盡遂投井未死賊曳出斬之忻州知州楊家龍字惕若曲陽人由歲貢生爲寧鄉知縣民遭兵亾徙過半撫之七年皆復業以薦遷官受事甫數旬賊卽至召語士民曰此城必不守吾出若輩可全也挺身出城罵賊而死士民祠祀之汾州知州侯君昭城破不屈死汾陽知縣劉必達當城破袖出罵賊

文被殺邑中義勇范奇芳竟刺殺僞都尉自剄死代州參將  
閻夢夔鹿邑人城破抗節死寧武兵備副使王孕懋字有讓  
霸州人第進士由太原知府遷自成旣陷太原遣使說降孕  
懋斬之與總兵官周遇吉固守城陷自刎死妻楊投井殉之  
寧武旣失三關皆陷賊遂長驅犯大同

衛景琰字仲玉韓城人天啓五年進士授河南推官崇禎四年徵授御史工部郎中靖科元以微罪獲重譴抗疏救之忤  
旨切責尋劾首輔周延儒不納再劾其納賄行私數事語益  
峻切復嚴旨詰責已劾吏部侍郎曾楚卿檢邪亦不納出按  
直定諸府父喪不俟命徑歸服闋起故官楊嗣昌建議加賦  
詔謂暫累吾民一年景琰言輸將易盡蕩平無期恐累民不

已帝感其語爲申飭諸將給事中傅朝佑李汝璨以諭溫體仁下吏景瑗力爲申救及召對復言兩臣忠愛乞宥之作敢言氣帝不懌左遷行人司正歷尚寶大理丞進少卿十五年二月擢右僉都御史巡撫大同歲饑且疫疏乞賑濟給牛種民獲甦乃戢豪宗蒐軍實練火器聲績甚著十七年正月李自成將犯山西宣大總督王繼謨檄大同總兵姜瓖扼之河上瓖潛遣部將李時華納欵而還景瑗不知也及山西陷邀瓖歃血誓死守瓖布訛言衛巡撫秦人將應賊代王果疑之不與相見永慶王至射殺其僕會景瑗有足疾不時出兵事皆瓖主之瓖兄瑄以昌平總兵失律繫獄後赦出就瓖力勸降賊瓖虞卒不從人犒銀數兩不足則予布帛佯言勵將士

固守王及士民咸信之諸郡王分守城門瓊每門遣卒二百助守至三月朔賊抵城下瓊卽射殺永慶王開西門迎賊使人詐要景瑗議事景瑗乘馬出知有變自墜馬下俄爲賊所執見自成欲官之景瑗不屈據地坐大呼皇帝而哭賊義之曰忠臣也不殺景瑗猝起以頭觸階石血淋漓賊引出顧見瓊罵曰反賊與我盟而卽叛神其赦汝邪賊使景瑗母勸降曰母今年八十餘當自爲計兒國大臣不可不死母出景瑗謂人曰吾不罵賊者以全母也初六日自縊於僧寺賊歎爲忠臣移其妻子室舍戒母犯禍王時贈兵部尚書諡忠毅與朱之馮竝列正祀文臣中繼謨府谷人萬曆三十八年進士天啓中歷官薊州兵備參議魏忠賢黨倪文煥劾之前籍崇

禎時起易州兵備調遼化屢遷右僉都御史巡撫密雲爲給事中方士亮御史甯承勛劾罷薊鎮總兵官唐通言臣從軍二十年未見正直清廉憂國奉公若繼謨者帝怒切責通而士亮亦言恐代者未能勝繼謨帝遂留之旋以久勞加兵部右侍郎十六年九月移撫順天十二月代孫晉總督宣大山西軍務劾罷宣府總兵官唐鉅明年正月山西告警命繼謨發兵援未至而太原已陷及賊逼陽和繼謨知不能守遁入山中尋爲賊所得拷掠死分巡副使朱家仕盡驅妻妾子女入井而已從之一家死者十六人督儲郎中徐有聲山陰知縣李俾亦死之家仕河州人

朱之鴻字樂三大興人天啓五年進士授戶部主事榷稅河

西務課羸留公帑無所私尋以外艱去崇禎二年起故官進  
員外郎坐墨誤謫浙江布政司理問稍遷行人司副歷刑部  
郎中浙江驛傳僉事青州參議盜劫沂水民株連甚衆之馮  
捕得真盜大獄盡解禽治樂安土豪李中行權貴爲請不聽  
進副使齋表入都寄家屬濟南已而濟南破妻馮匿姑及子  
於他所而已從容投井死姑李聞之亦絕粒死之馮扶柩還  
廬墓側晨昏伏泣者三年服闋起河東副使所部鄰秦豫冠  
譽日至大猾朱全宇潛通秦賊之馮令廢將謝鳴進執殺全  
宇部內以寧十六年正月擢右僉都御史巡撫宣府之馮自  
妻死不再娶亦不置妾媵一室蕭然畿內被兵綽軍入衛帝  
遣中使慰勞賚銀幣司餉主事張碩抱以尅餉激變群縛之

也馮亟出撫諭貸商民貲給散而審捕誅首惡七人効碩抱  
下吏軍情帖然總兵唐鉅貪恣論罷之明年三月李自成陷  
大同之馮集將吏於城樓設高皇帝位歃血誓死守盡出所  
有犒士人心已散莫爲盡力監視中官杜勛總兵王承胤先  
遣人納款叩頭請之馮以城下賊之馮大罵十一日賊將至  
勦攀袍鳴騶郊迎二十里外將士皆散走之馮登城太息見  
大砲語左右爲我發之嘿無應者自起焚火或從後掣其肘  
被擒撫膺歎曰不意人心至此俄賊薄城承胤遽開門降城  
中人先聞訛言謂賊不殺人且免徭賦咸結綵焚香以迎左  
右欲擁之馮出走叱之乃南向叩頭草遺表勸帝收人心培  
氣節遂自縊死賊棄屍濠中濠傍羣犬日食人屍獨之馮無

損者福王時贈兵部尚書論忠毅城中同死難者督糧通判  
朱敏泰諸生姚時中投繯死副將甯龍罵賊死繫獄總兵官  
董用文副將劉九卿及里居知縣申以孝並不屈死其他婦  
女死義者十餘人

陳士奇字平人漳浦人也好學有文名舉天啓五年進士授  
中書舍人崇禎四年考選當得臺諫其座主姚希孟方爲當  
事所忌吏部尚書王永光遂抑授禮部主事文震孟疏論之  
永光詭詞以免擢廣西提學僉事父憂歸服闋起重慶兵備  
尋改貴州復督學政母憂闋起贛州兵備參議奸民爭地構  
讒者十年士奇立剖平之進副使督四川學政兵事益棘廷  
臣文章薦士奇知兵十五年七月擢右僉都御史代廖大奇

巡撫四川松潘兵以索餉叛聚衆數萬士奇諭以禍福咸就撫搖黃賊十三家縱橫川東北十餘年殺掠軍民無算文少壯者面爲軍至數十萬士奇檄副使陳其赤葛徵奇參將趙榮貴等進討雖屢捷而賊不衰官軍亦不能制士奇本文人初督學政好與諸生談兵故朝議推之及秉節鉞反以文墨爲事軍政廢弛石砫女將秦良玉嘗圖全蜀形勢請益兵分守十三隘扼流寇奔突置不問明年十二月朝議知其不足任命龍文光代之召士奇他用方候代瑞王避闖賊自漢中來奔總兵官趙光遠擁兵二萬爲衛士民避難者又數萬突至保寧蜀人震駭士奇馳責光遠曰若退守陽平關爲吾捍衛不惜二萬金犒軍如頓此需厚餉吾頭可斷餉不可得也

光遠乃退兵陽平士奇與王約以三千騎入重慶明年四月  
又光受代士奇將行張獻忠已陷夔州全蜀震動士奇遂留  
駐重慶賊屯忠州葫蘆壩四十餘日乃左步右騎翼舟而上  
時參將曾英守涪州水路趙榮貴守梁山陸路六月遇賊並  
敗奔賊遂奪佛圖關陷涪州或言公已謝事宜去士奇不可  
徵援兵不至誓死固守十七日賊抵城下多擊傷二十日夜  
黑雲四布賊穴地轟城遂陷士奇及副使陳纁知府王行儉  
知縣王錫俱被執王亦與焉賊縛於教場將殺之忽雷雨晦  
冥獻忠仰而詬曰我殺人何與天事用大砲向天龕擊之俄  
而晴霽將行戮士奇大罵而死王亦遇害賊大集軍民三萬  
七千餘斫其臂遂犯成都纁本關南兵備副使護瑞王入蜀

遂遇害行儉字質行宜興人崇禎十年進士由刑部員外郎出爲重慶知府蜀地多寇重慶常宿重兵行儉撫馭有方民獲安業城陷爲賊縛死錫新建人崇禎十三年進士除巴縣知縣土寇彭長庚起長壽隣水間殺典史爲亂錫殲其魁搖黃賊來犯力戰却之斬其魁馬超至是賊圍城急蒙巨板穴城錫灌以熱油多死及破執大罵抉其齒罵不已捶膝使跪既死復燬其骨指揮顧景聞城陷急入瑞王府以已所乘馬掖王乘之疾走遇賊被執見獻忠景曰寧殺吾無犯帝子賊怒王遇害景大罵而死

劉之勃字安侯鳳翔人崇禎七年進士授行人擢御史帝頗

氏之勃言仙佛之道大要清靜慈悲陛下取其清靜  
者以治心慈悲者以救世是則大聖人作用非真向縉流羽  
客祈福祐也近者傳聞爲營殿閣修齋醮方今天下兵荒流  
移滿道土木齋醮之費實足救億萬人身命乞斥以養饑民  
佐軍需疏出時論譴之俄上節財六議言先朝馬萬計草場  
止五六處今馬漸少場反增二倍可節省者一水衡工役費  
歲幾百萬近奉明旨朝廷不事興作而節値庫額數襲爲常  
可節省者二諸鎮兵馬時敗潰而餉額不減虛伍必多可節  
省者三光祿宴享賜賚大抵從簡而監局廚役多冗濫可節  
省者四至吳織造澤潞機杼以及香蠟藥材陶器無歲不貢  
積之內爲廢物輸之下皆金錢可節省者五軍前監紀監軍

贊畫之官不可數計平時則以一人而糜于百人之餉臨敵  
又以千百人而衛一人之身耗食兼耗兵可節省者六詔所  
司議行等勅勦寇總督丁寧睿保定總督張慶臻河南巡撫  
高名衡山東巡撫王公弼皆庸劣無能帝以臨敵不宜更易  
不納其言御史徐殿臣兩疏論大學士魏照乘照乘力辨之  
勃謂大臣不當爭辨帝責以妄議然照乘卒謝去又疏陳東  
廠三弊言自東廠司緝訪而內五城外巡按以及刑部大理  
皆不能舉其職此不便於官守奸民千里首告假捏姓名一  
部民許官長東廠皆樂聞此不便於民生子弟許父兄奴僕許家主  
出按四川列城多遭亂之勃盡心撫綏十六年秋類報災異

力請緩賦省刑言失城之獄大辟至二十九人不能無冤乞  
勅部速議容臣平反亦弭災一術時不能用明年正月張獻  
忠大破川中郡邑四月聞都城失守人心益惶懼舉人楊鏘  
劉道貞等謀擁蜀王至澍監國之勃不可躍入池中議乃寢  
八月賊逼成都之勃與巡撫龍文光等分陴拒守總兵官劉  
鎮藩出戰而敗賊遂穴城竇以火藥又剗大木長數丈者合  
之纏以帛貯藥向城樓之勃厲衆奮擊賊却二三里衆皆喜  
以爲將去也初九日黎明火發北樓陷木石飛蔽天守陴者  
皆散賊遂入城蜀王率妃妾投井死鎮藩出城赴水死之勃  
等俱被執賊以之勃同鄉欲用之之勃勸以不殺百姓改邪  
從正輔立蜀世子賊不從遂大罵而死時福王立於南京擢

之勃右僉都御史巡撫四川已不及聞矣文光馬平人天啓二年進士崇禎初歷吏部主事以憂歸起貴州提學僉事就遷兵備副使以才調川北參政擢右僉都御史代陳士奇巡撫四川甫聞命賊已逼成都自順慶馳赴之城陷賊盡驅文武將吏及軍民男婦於東門外將戮之忽有龍尾下垂賊以爲瑞遂停刑文光卒不屈被戮於濯錦橋

明史稿

列傳第一百四十一

光祿大夫

經筵講官明史總裁戶部尚書加七級

王鴻緒奉

敕編撰

劉宗周

王灝著

黃道周

劉宗周字起東山陰人父坡爲諸生母章氏妊甫五月而坡  
亾旣生宗周家酷貧攜宗周育之外家後以宗周太父老疾  
歸事之折薪汲水持藥糜伺息望顏三年未嘗少惰宗周少  
端穎稍長卽志聖賢之學然體孱甚母憂念不置遂成疾以  
貧故忍而不治萬曆二十九年宗周成進士母卒於家宗周  
奔喪旋里爲壘室中門外日哭泣其中服闋選行人謫養祖  
父母遭喪居七年始赴補而母以節聞於朝建坊旌表光宗

在東宮久輟講宗周抗疏言之帝不省時中朝有崑黨宣黨咸與東林爲難宗周上言東林顧憲成講學處高攀龍劉秉澄姜士昌劉元珍輩皆賢人于玉立丁元薦亦較然不欺其志有國士風是故摘流品可也爭意見不可攻東林可也黨崑宣必不可黨人大諱御史孫光裕上疏力諫帝不問乃請告歸天啓元年起儀制主事抗疏言魏進忠導皇上馳射戲劇而奉聖夫人客氏出入自由無以閑內外且一舉逐諫臣三人罰一人皆出中旨左右將日進鷹犬聲色指鹿爲馬生殺予奪制國家大命令東西方用兵奈何以天下委閹豎乎進忠者卽魏忠賢也大怒欲重譴之大學士葉向高等力救乃停俸半年尋以國法未伸請戮崔文昇以正弑君之罪戮

盧受以正交私之罪戮楊鎬李如禎李維翰鄭之范以正喪  
師失地之罪戮高出胡嘉棟康應乾牛維曜劉國縉傅國以  
正棄城逃潰之罪急進李三才爲兵部尙書錄用清議名賢  
丁元薦李朴等諍臣楊漣劉重慶等以作仗節徇義之氣帝  
切責之累遷光祿丞尙寶太僕少卿未幾移疾歸四年起右  
通政至則忠賢已逐東林殆盡宗周復固辭忠賢責以矯情  
厭世遂削奪崇禎元年冬召爲順天府尹疏辭不許明年九  
月入都上疏曰陛下勵精求治宵旰靡寧然程效太急不免  
見小利而速近功何以致唐虞之治夫今日所急急於近功  
者非兵事乎誠以屯守爲上策簡卒節餉修刑政而威信布  
之需以歲月未有不望風東甲者而陛下方銳意中興刻期

出塞當此三空四盡之時竭天下之力以奉飢軍而軍愈驕聚天下之軍以博一戰而戰無日此計之左也今日所規規於小利者非國計乎陛下嘗心民瘼惻然痛寐而以司農告匱一時所講求者皆掊克聚斂之政正供不足繼以雜派科罰不足加以火耗水旱災傷一切不問敲朴日峻道路吞聲小民至賣妻鬻子以應有司以掊克爲循良而撫字之政絕上官以催徵爲考課而黜陟之法亾欲求國家有府庫之財不可得矣功利之見動而廟堂之上日見其煩苛事事糾之不勝糾人人摘之不勝摘於是名實紊而法令滋頃者特嚴贓吏之誅自宰執以下坐重典者十餘人而貪風未盡息所以導之者未善也賈誼曰禮禁未然之先法施已然之後誠

導之以禮將人人有士君子之行而無苟僥之心所謂禁之  
未然也今一切註誤及指稱賄賂者卽業經昭雪猶從吏議  
深文巧詆絕天下遷改之途益習爲頑鈍無恥矯飾外貌以  
欺陛下士節日隳官邪日著陛下亦安能一一察之且陛下  
所以勞心焦思於上者以未得賢人君子用之也而所嘉予  
而委任者率多奔走集事之人以摘發爲精明以告訐爲正  
直以便給爲才謂又安得賢者用之卽得其人矣求之太備  
或以短而廢長責之太苛或因過而成悞有動遭譴謫已耳  
陛下所肇畫動出諸臣意表不免有自用之心臣下救過不  
給讒諂者因而間之猜忌之端遂從此起夫恃一人之聰明  
而使臣下不得盡其忠則耳目有時壅憑一人之英斷而使

諸大夫國人不得衷其是則意見有時移方且爲內降爲留中何以追喜起之盛乎門戶二字數十年來殺天下多少正人傷天下多少元氣而今猶葛藤未了陛下欲折君子以平小人之氣用小人以成君子之公前日之覆轍將復見於天下也陛下求治之心操之過急醞釀而爲功利功利不已轉爲刑名刑名不已流爲猜忌猜忌不已積爲壅蔽正人心之危所潛滋暗長而不自知者誠能建中立極默證此心使心之所發悉皆仁義之良仁以育天下義以正天下自朝廷達於四海莫非仁義之化陛下已一旦躋於堯舜矣帝謂宗周語疎闊而嘉其忠盡下所司知之未幾都城戒嚴帝不視朝章奏多留中不報傳旨辦布囊八百中官競獻馬騾又令百

官進馬宗周曰是必有動上以諫幸者乃詣午門叩頭諫曰國勢強弱視人心安危乞陛下出御皇極門延見百僚明言宗廟山陵在此固守外無他計且速發章奏早決廟謨俯伏待報自晨迄暮中官傳旨乃退又造內閣言之諸閣臣唯唯而已帝用滿桂爲武經略使中官提督京營協理城守宗周言桂不勝任而宦官典兵必悞國不報已而桂果敗時逆案雖定其遺黨猶在朝乘國家多事謀傾東林去之大臣韓爌錢龍錫李邦華喬允升曹子汴張鳳翔胡世賞朱世守一時並斥順天巡撫方大任夙附東林亦疏詆道學宗周言廣于汴立身無玷鳳翔邦華有才世賞世守端謹以時艱詰誤方亟望賜環而忌者鼓掌稱快且朝夕倡黨論以肆羅織夫兵

禍亟正臣子臥薪嘗膽時何暇乘機逞報復至如大任者謂非一罵道學無以自脫於東林而不知立論之舛所闢世道人心不淺也疏亦不報滿桂旣歿帝出馬世龍於獄命爲總理任張鳳翼總督御史吳阿衡監軍宗周劾三人不足用已復進祈天永命之說言法天之大者莫過於重民命則刑罰宜當宜平陛下以重典繩下逆黨有誅封疆失事有誅一切詿誤重者杖死輕者謫去朝署中半染赭衣而最傷國體者無如詔獄副都御史易應昌以平反下吏法司必以鍛鍊爲忠直蒼鷹乳虎接踵於天下矣願體上天好生之心首除詔獄且寬應昌則祈天永命之一道也法天之大者莫過於厚民生則賦斂宜緩宜輕今者宿逋見征及來歲預征節節追

呼閣閣困敝貪吏益大爲民厲貴州巡按蘇琰以行李被訐  
於監司巡方驥貨何問下吏吸膏吮脂之輩接迹於天下矣  
願體上天好生之心首除新餉并嚴飭官方則祈天永命之  
又一道也然陛下天之宗子而輔臣宗子之家相也陛下夢  
卜求賢參大政者率由特簡亦願體一人好生之心毋驅除  
異已構朝士以大獄結國家朋黨之禍毋寵利居功導人主  
以富強釀天下土崩之勢周延儒溫體仁見疏不憚以時方  
禱雨而宗周稱疾指爲偃蹇激帝怒擬旨詰之且令陳足兵  
足餉之策宗周條畫以對延儒輩不能難京尹爲卿貳遷轉  
之階無舉其職者宗周政令一新挫豪家尤力閩人言事輒  
不應或相詬詐宗周治事自如武清伯蒼頭歐諸生宗周痛

捶之枷武清門外嘗出見優人籠篋焚之通衢憫恤單丁下戶備至居一載謝病歸都人爲罷市八年七月內閣缺人命吏部推在籍者以孫慎行林釤及宗周名上詔所司敦趣宗周固辭不許明年正月入都慎行已卒與釤同入朝帝問人才兵食及流寇猖獗狀宗周言陛下求治太急用法太嚴布令太煩進退天下士太輕諸臣畏罪飾非不肯盡職業故有人而無人之用有餉而無餉之用有將不能治兵有兵不能殺賊流寇本朝廷赤子撫之有道則還爲民今急當以收拾人心爲本收拾人心當先寬有司參罰參罰重則吏治壞吏治壞則民生困盜賊由此日繁帝又問兵事宗周言禦外以治內爲本內治修則遠人自服帝舜干羽舞而有苗格願陛

下以堯舜之心行堯舜之政則天下自平對卑超出帝顧  
體仁迂其言命釤輔政宗周他用旋授工部左侍郎踰月上  
痛憤時艱疏言陛下銳意求治而二帝三王治天下之道未  
暇講求施爲次第間多未得要領者首屬意於邊功而罪督  
遂以五年恢復之說進是爲禍胎已巳之役謀國無良朝廷  
始有積輕士大夫心自此耳目參於近侍腹心寄於干城治  
術尚刑名政體歸叢脞天下事日壞不可救廠衛司譏察而  
告訐之風熾詔獄及士紳而堂廉之等夷人人救過不給而  
欺罔之習轉甚事事仰成獨斷而諂諛之風日長三尺法不  
伸於司寇而犯者日衆詔旨雜治五刑歲躬斷獄以數千計  
而好生之德意泯刀筆治絲綸而王言襄誅求及瑣屑而政

體傷參罰在錢穀而官愈貪吏愈橫賦愈逋敲朴繁而民生  
瘁嚴刑重斂交困而盜賊益起總理任而臣下之功能薄監  
視遣而封疆之責任輕督撫無權而將日懦武弁廢法而兵  
日騎將懦兵騎而朝廷之威令并窮於督撫朝廷勒限平賊  
而行間日殺良報功使生靈益塗炭一旦天牖聖衷撤總監  
之任重守令之選下弓旌之招收酷吏之威維新之政次第  
舉行方與二三臣工洗心滌慮以聯泰交而不意君臣相遇  
之難也得一文震孟而以單辭報罷使大臣失和衷之誼得  
一陳子壯而以過憇坐辜使朝寧無吁咷之風此關於國體  
人心非淺鮮者陛下必體上天生物之心以敬天而不徒倚  
風雷必念祖宗鑑古之制以率祖而不至輕改往必法堯舜

之恭已無爲以簡要出政令法堯舜之舍已從人以寬大養  
人才法堯舜之從欲而治以忠厚培國脉并法三王之發政  
施仁亟議拊循以收天下泮涣之心而且還內廷掃除之  
役杜後世宦官之釁正懦帥失律之誅杜後世藩鎮之釁慎  
天潢改授之途杜後世宗藩之釁三釁既除亟下尺一之詔  
痛言前日所以致賊之繇與民更始遣廷臣齋內帑巡行郡  
國爲招撫使以招其無罪而流亾者陳師險隘堅壁清野聽  
其窮而自歸誅渠之外猶可不殺一人而畢此役奚待於觀  
兵哉疏入帝怒甚諭閣臣擬嚴旨不稱令再擬每擬上帝輒  
手其疏再閱起行數周已而意解但降旨詰問謂當虛心酌  
慮且獎其清直宗周感激遂陳人心道心之辨勸帝執宁以

出政時太僕缺馬價有詔願捐者聽體仁及成國公朱純臣  
以下皆有捐助又議罷明年朝覲宗周以輸貲免覲爲大辱  
國帝雖不悅心嘉其忠益欲大用體仁懼亟募山陰人許瑚  
疏論宗周道學有餘才諧不足帝以瑚同邑知之真遂已其  
秋三疏請告去至天津聞都城被兵遂留養疾十月事稍定  
乃上疏曰已已之變誤國者袁崇煥一人小人競修門戶之  
怨異已者槩坐以崇煥黨日造蜚語次第去之自此小人進  
而君子退中官用事而外廷浸疎文法日繁欺罔日甚朝政  
日隳邊防日壞今日之禍實已已以來釀成之也且以張鳳  
翼之濁職中樞也而俾之專征何以服王治之死以丁魁楚  
等之失事於邊也而責之戴罪何以服劉策之死諸鎮巡勒

王之師爭先入衛者幾人不聞以逗遛蒙詰責何以服耿如  
杞之死今且以二州八縣之生靈結一飽飪之局則廷臣之  
累累若若可幸無罪者又何以謝韓熲張鳳翔李邦華諸臣  
之或成或去豈昔爲異已驅除今不難以同已相容隱乎臣  
於是而知小人之禍人國無已時也昔唐憲宗謂羣臣曰人  
言盧杞奸邪朕殊不覺羣臣對曰此乃杞之所以爲奸邪也  
臣每三覆斯言爲萬世辨奸之要故曰大奸似忠大佞似信  
頻年以來陛下惡私交而臣下多以告訐進陛下錄清節而  
臣下多以曲謹容陛下崇勵精而臣下奔走承順以爲恭陛下  
尚綜覈而臣下瑣屑吹求以示察凡若此者正似信似忠  
之類究其用心無往不由於身家利祿陛下不察而用之則

聚天下之小人立於朝有所不覺矣天下卽乏才何至盡出中官下而陛下每當緩急必委以大任三協有遺通津臨德復有遺又重其體統等之總督中官總督將置總督何地總督無權將置撫按何地是真以封疆嘗試也且小人與中官每比周以相引重而君子獨岸然自異故自古有用小人之君子終無黨比中官之君子陛下誠欲進君子退小人決理亂消長之機猶復用中官參制之此明示以左右袒也有明治理者起而爭之陛下卽不用其言何至并逐其人而御史金光辰竟以此逐若惟恐傷中官心者尤非所以示天下也至近日刑政之最舛者成德傲吏也而以贓戍何以肅懲貪之令申紹芳十餘年監司也而以莫須有之鑽刺戎何以昭

抑競之典至鄭鄭久于鄉議而杖母之獄或以無告坐何以示敦倫之化此數事者皆爲故輔文震孟引繩批根卽向驅除異已之故智而廷臣無敢言陛下亦無從知之也嗚呼八年之間誰秉國成而至於是臣不能爲首揆溫體仁解矣語曰誰生厲階至今爲梗體仁之謂也疏奏帝大怒體仁又上章力詆遂斥爲民十四年九月吏部缺左侍郎廷推不稱旨帝臨朝而歎謂大臣劉宗周清正敢言可用也遂以命之再辭不得乃趨朝道中進三劄一曰明聖學以端治本二曰躬聖學以建治要三曰重聖學以需治化疏凡數千言所以規切君身者甚至帝優旨報之明年八月未至擢左都御史力辭有詔敦趣踰月入見文華殿帝問都察院職掌安在對曰

在正已以正百寮必存謹中者上可對君父下可贊天下士大夫而後百寮則而象之大臣法小臣廉紀綱振肅職掌在是而責成巡方其首務也巡方得人則吏治清民生遂帝曰卿力行以副朕望乃列建道揆貞法守崇國體清伏奸懲宣邪飭吏治六事以獻帝褒納焉俄劾御史諭上獻嚴雲京薦袁愷成勇帝並從之其後上獻受李自成顯職卒爲世大誑中書王育民爲絳州知州孫順行賄宗周上疏自効二人並獲罪京師戒嚴請旌死事盧象昇而追戮誤國奸臣楊嗣昌逮跋扈悍將左良玉防關以備反攻防潞以備邊渡防通津時姜塚熊開元以言事下詔獄宗周約丸卿共救入朝聞密

首置二人死宗周愕然謂衆曰今日當空署爭必改發刑部  
始已衆皆許諾及入對御史楊若橋薦西洋人湯若望善火  
器請召試宗周曰邊臣不講戰守屯戍之法專恃火器近來  
陷城破邑豈無火器而然我用之制人人得之亦可制我不  
見河間反爲火器所破乎若望作奇巧惑主心乞放還本土  
永絕異教帝曰火器乃中國長技若望特令監試耳宗周曰  
火器終無益成敗國家大計以法紀爲主大帥跋扈援師逗  
遛奈何反姑息爲此紛紛無益之舉帝乃令議督撫去留宗  
周請先去督師范志完且曰十五年來陛下處分未當致有  
今日敗局不追原禍始更絃易轍欲以一切苟且之政補目  
前罅漏非常治之道也帝變色曰前不可追今善後安在宗

周曰今日第一議在陛下開誠布公公天下爲好惡合國人  
爲用舍選賢才開言路次第興天下更始帝曰目下烽火逼  
畿甸且國家敗壞已極當如何宗周曰武備必先練兵練兵  
必先選將選將必先擇賢督撫擇賢督撫必先吏兵二部得  
人宋臣曰文官不愛錢武官不惜死則天下太平斯言今日  
鍼砭也論者但論才望不問操守未有操守不謹而遇事敢  
前軍士畏威者若徒以議論捷給舉動恢張稱曰才望取爵  
位則有餘責事功則不足何益成敗哉帝曰濟變之日先才  
後守宗周曰前人敗壞皆由貪縱使然故以濟變言愈宜先  
守後才帝曰夫將別有才局非徒操守可望成功宗周曰他  
不具論如范志完操守不謹大將偏裨無不由賄進所以三

軍解體由此觀之操守爲主帝色解曰朕已知之勅宗周起時吏部尚書鄭三俊以病不入戶部尚書傅淑訓申救姜塤熊開元帝不納宗周出奏曰陛下方下詔求賢二臣遽以言得罪國朝無言官下詔獄者有之自二臣始陛下度量卓越如臣宗周屢以狂妄寬鈇鑽詞臣黃道周亦以懲直復原職臣等何幸蒙使過之典二臣何不幸不邀法外恩帝曰道周有學有守非二臣比宗周曰二臣誠不及道周然朝廷待言官有體言可用用之不可置之卽有應得之罪亦當付法司命逮下詔獄終於國體有傷帝怒曰法司錦衣皆刑官何公何私且罪一二言官何遂傷國體假有貪贓壞法欺君罔上皆不可問乎宗周曰掌錦衣者皆膏梁子弟未必讀書知禮

義每聽寺人役使卽陛下問貪贓壞法欺君罔上者亦不可不付法司也帝大怒曰如此偏黨豈堪憲職詞色甚厲宗周謝罪諸輔臣乞宥尚書林欲楫張國維徐石麒范景文侍郎馮元馳皆申救帝曰開允此疏必有主使疑卽宗周僉都御史金光辰爭之力帝益怒并命議處五府勘臣亦出班求宥帝不聽命削宗周籍刑部議罪光辰貶三秩調用諸輔臣持不發仍至御前懇救乃免議罪責其復拗偏迂竟斥爲民廷臣先後請留者至數十疏帝堅不聽歸二年而京師陷宗周慟哭徒步荷戈詣杭州責巡撫黃鳴駿發喪討賊鳴駿以鎮靜爲言宗周勃然曰君父變出非常公專閫外不思枕戈泣血激勵同仇反藉口安民作遜避計耶鳴駿唯唯明日復趣

之鳴駿曰發喪必待哀詔宗周曰嘻此何時也安所得哀詔哉鳴駿乃發喪哭臨畢宗周問師期鳴駿以甲仗未具對宗周知其不足有爲乃與故侍郎朱大典故給事中章正宸熊汝霖召募義旅將發而福王駘國於南京起宗周故官宗周以大仇未報不敢受職其年六月疏陳時政四事自稱草莽孤臣言今日大計舍討賊復仇無以表陛下渡江之心非毅然決策親征亦無以作天下忠義之氣至討賊次第一曰據形勝以規進取江左非偏安之業請進圖江北鳳陽號中都東扼徐淮北控豫州西顧荆襄而南去金陵不遠請以駐親征之師大小銓除暫稱行在少存臣子負罪引慝之心從此漸進秦晉燕齊必有響應而起者一曰重藩屏以資彈壓淮

陽數百里設兩節鉞不能禦亂爭先南下致江北一塊土拱手授賊督漕路振飛坐守淮城久以家屬浮舟遠地是倡之逃也於是鎮臣劉澤清高傑遂有家屬寄江南之說軍法臨陣脫逃者斬臣謂一撫二鎮皆可斬也一曰慎爵賞以肅軍情請分別各帥封賞孰當孰濫輕則收侯爵重則奪伯爵夫以左帥之恢復而封高劉之敗逃亦封又誰不當封者武臣旣濫文臣隨之外臣旣濫中瑞隨之恐天下聞而解體也一曰核舊官以立臣紀燕京旣破有受僞官而叛者有受僞官而逃者有在封守而逃者有奉使命而逃者法皆不赦亟宜分別定罪爲戒將來至於僞命南下徘徊順逆之間實繁有徒必且倡爲曲說以惑人心尤宜誅絕又言當賊入秦流晉

漸過畿南遠近洶洶大江南北晏然而二三督撫不蜀遣  
一騎以壯聲援賊遂得長驅犯闕坐視君父之危亾而不救  
則封疆諸臣之當誅者一凶閥已確諸臣奮戈而起決一戰  
以贖前愆自當不俟朝食方且仰聲息於南中爭言固圉之  
策卸兵權於閹外首圖定策之功則封疆諸臣之當誅者又  
一新朝既立之後謂宜不俟終日首遣北伐之師不然則亟  
馳一介間道北進檄燕中父老起塞上名王哭九廟厝梓宮  
訪諸王更不然則起閩帥鄭芝龍以海師下直沽九邊督鎮  
合謀共奮事或可爲而諸臣計不出此則舉朝謀國不忠之  
當誅者又一罪廢諸臣量從昭雪自應援先帝遺詔及之今  
乃槩用新恩誅閹定案前後詔書鶻突勢必彪虎之類盡從

平反而後已則舉朝謀國不忠之當誅者又一臣謂今日問罪當自中外諸臣不職者始詔納其言宣付史館中外爲悚動而馬士英高傑劉澤清深疾之宗周連疏請告不得命遂抗疏劾士英言陛下龍飛淮甸天寶予之乃有扈蹕微勞入內閣進中樞官銜世廢晏然當之不疑者非士英乎於是李沾侈言定策挑激廷臣矣劉孔昭以功賞不均發憤冢臣朝端譁然聚訟而羣陰且翩翩起矣借知兵之名則逆案可以燃灰寬反正之路則逃臣可以汲引而閣部諸臣且次第言去矣中朝之黨論方興何暇圖河北之賊立國之本紀已疎何以言匡攘之略高傑一逃將也而奉若驕子浸有尾大之憂往揚失事不難譴撫臣道臣以謝之安得不長其桀驁則

亦恃士英卵翼也劉黃諸將各有舊汎地而置若奕棋洶洶爲連鷄之勢至分割江北四鎮以慰之安得不啓其雄心則皆高傑一人倡之也京營自祖宗以來皆勲臣爲政樞貳佐之陛下立國伊始而有內臣盧九德之命則士英有不得辭其責者總之兵戈盜賊皆從小人氣類感召而生而小人與奄宦又往往相表裏自古未有奄宦用事而將帥能樹功於方域者惟陛下首辨陰陽消長之幾出土英仍督鳳陽聯絡諸鎮決用兵之策史可法卽不還中樞亦當自淮而北歷河以南別開幕府與士英相犄角京營提督獨斷寢之書之史冊爲弘光第一美政王優詔答之而促其速入士英益怒佯具疏辭位且揚言於朝曰劉公自稱草莽孤臣不書新命明

水不臣天子也其私人朱統鑛遂劾宗周請移蹕鳳陽蓋以  
鳳陽高牆所在欲以罪宗處皇上而與史可法擁立潞王其  
兵已伏丹陽當急備澤清初倚東林極重宗周至是恨甚遣  
客刺之傑亦遣人行刺特宗周居丹陽佛寺危坐終日前後  
所遣刺者詢其生平俱不敢加害而去會黃鳴駿入覲兵抵  
京口與防江兵相擊鬪士英以統鑛言爲信亦震恐頃之澤  
清劾疏至言宗周勸往鳳陽爲謀不忠料事不智抗稱草莽  
孤臣無禮陰撓恢復不義欲誅臣等激變士心召生靈之禍  
不仁劉良佐亦疏言宗周力持三案爲門戶主盟倡議親征  
圖晁錯之自爲居守司馬懿之閉城拒君陛下旣不爲諸奸  
所容莫若順成其志暫幸鳳陽疏未下澤清復草一疏署傑

良佐及黃得功名上之言諸人往以挺擊紅丸謀害皇祖母  
皇考今歲迎立時又力戴疎謗詆誣聖德非臣等與馬上英  
朱國弼歃血訂盟馳書約史可法翊戴則天位久屬他人宗  
周等謀危聖躬已見於駐鳳陽一疏鳳陽無城郭止有高牆  
陛下新承大統欲安置於烽火內危之地此必非宗周一入  
逆謀乃姜曰廣吳甡合謀也曰廣心雄膽大行僞言堅不快  
陛下之得位故密通死黨宗周先翦除內外翊戴諸忠然後  
迫劫乘輿遷居別郡耳乞逮曰廣等三奸付之法司明正典  
謀危君父大罪如甡宗周入都臣等卽渡江赴闕面許其如  
正春秋討賊之義疏入舉朝大駭乃傳諭諸人和衷集事宗  
周不得已以七月十八日入朝初澤清疏出遣人錄示傑傑

曰我輩武人乃預朝事耶得功亦馳疏明不預聞士英尼之  
不可法不平遣使徧詰諸鎮咸云不知可法遂據以入告  
澤清聞之卽言疏實已草而良佐等知狀可法駁議公疏臣  
不知其何心宗周旣入都士英不使入對給事中陳子龍以  
爲言不省宗周甫視事卽引董仲舒言請正心以正朝廷會  
設東廠給事中袁彭年爭之被謫宗周復力言其冤尋爭阮  
大鋮必不可用皆不納九月遂抗疏乞休詔許乘傳給登極  
恩典臨行疏陳五事一曰修聖政毋以近娛忽遠猷國家不  
幸遭此大變今紛紛制作似不復有中原志者土木崇矣珍  
奇集矣俳優雜劇陳矣內豎充廷金吾滿座戚畹駢闐矣謫  
夫昌言路阨官常亂矣所謂狃近娛而忽遠圖也一曰振王

綱無以主恩傷臣紀自陛下卽位中外臣工不曰從之則曰  
佐命一推恩近侍則左右因而秉權再推恩大臣則閣部可  
以兼柄三推恩勲舊則陳乞至今未已四推恩武弁則彊場  
視同兒戲表裏呼應動有藐視朝廷之心彼此雄長卽爲犯  
上無等之習禮樂征伐漸不自天子出所謂襄王恩而傷臣  
紀也一曰明國是無以邪鋒危正氣朋黨之說小人以加君  
子釀國家空虛之禍先帝末造可鑒也今更爲一元惡稱寃  
至諸君子後先死於黨死於徇國者若有餘戮揆厥所由止  
以一人進用起無限風波動引三朝故事排抑舊人私交重  
君父輕身自樹黨而坐他人以黨所謂長邪鋒而危正氣也  
一曰端治術無以刑名先教化先帝頗尚刑名而殺機先動

於溫體仁殺運日開怨毒滿天下近如貪吏之誅不經提問  
遽科罪名未科罪名先追贓罰假令有禹好善之巡方借成  
德以媚權相又孰辨之又職方戎政之奸弊道路嘵有煩言  
雖衛臣有不敢問者則廠衛之設何爲徒令人主虧至德傷  
治體所謂急刑名而忘教化也一曰固邦本毋以外釁釀內  
憂前者淮揚告變未幾而高黃二鎮又治兵相攻四鎮額兵  
各三萬不用以殺敵而自相屠毒又日煩朝廷講和今日遣  
一使明日遣一使何爲者夫以十二萬不殺敵之兵索十二  
萬不殺敵之餉亦必窮之術耳若不稍裁抑惟加派橫征蓄  
一二蒼鷹乳虎之有司以天下徇之已矣所謂積外釁而釀  
內憂也優詔報聞明年五月南京不守六月潞王降杭州亦

文守宗周方食推案慟哭自是遂不食移居郭外有勸以文  
謝故事者宗周曰北都之變可以死可以無死以身在田里  
尚有望於中興也南都之變主上自棄其社稷尚曰可以死  
可以無死以俟繼起有人也今吾越又降矣老臣不死尚何  
待乎若曰身不在位不當與城爲存亡獨不當與土爲存亡  
乎此江萬里所以死也出辭祀墓舟過西洋港再拜叩頭躍  
入水中水淺不得死舟人扶出之絕食二十三日始猶進茗  
飲後勺水不下者十三日與門人問答如平時竟以閏六月  
八日卒年六十有八其門人徇義者有祝淵王毓蓍淵字開  
美海寧人崇禎六年舉於鄉自以年少學未充棲峰巔僧舍  
讀書三年僧罕睹其面十五年冬會試入都適宗周廷諍姜

採熊開元削籍淵抗疏曰宗周憲直性成忠孝天授受任以來蔬食不飽終宵不寢圖報國恩今四方多難貪墨成風求一清剛之臣以司風紀孰有過於宗周者宗周以迂憲斥繼之者必淟涊忍宗周以偏執斥繼之者必便捷淟涊便捷之夫何所不爲必且營私納賄顛倒貞邪風紀何由振吏治何由肅哉乞收還成命復其故官天下幸甚帝得疏不懌停淵會試下禮官議時淵未嘗識宗周旣得命往謁宗周曰子爲是舉無所爲而爲之乎抑動於名心而爲之也淵爽然自失曰先生名滿天下誠恥不得列門牆爾遂執贊爲弟子明年宗周歸從至山陰講求聖學充然有得已而禮官議上帝令逮下詔獄詰主使姓名淵慷慨曰男兒死卽死爾安肯聽人指

使主者無以難移刑部定罪會進士十餘人具疏保淵帝許之出獄未幾都城陷太常少卿吳麟徵殉難淵親爲含殮寢柩旁者旬日乃扶之以還尋詣南京刑部請竟前獄尚書諭止之乃已復草一疏請誅奸輔通政司屏不奏給事中陳子龍乞擢淵及貢生涂仲吉爲臺諫不許仲吉漳浦人前疏主黃道周繫獄者也時宗周復罷官歸淵數往問學嘗有過曲室閉戶長跪竟日不起流涕自掘杭州失守淵方葬母趣工人速竣旣葬還家設祭卽投繯而卒年三十有五踰二日宗周餓死毓蓍字元趾會稽人爲諸生跌宕不羈已受業宗周之門同門生咸非笑之不顧也杭州失守宗周絕粒未死毓蓍上書曰願先生早自裁毋爲王炎午所弔俄一友來視

毓蓍曰子若何曰有陶淵明故事在毓蓍曰不然吾輩皆聲色中人久則難持及今早死爲愈六月十有二日召故交歡飲伶人奏樂酒罷攜燈出門投柳橋下先宗周死鄉人私謚正義先生宗周始受業於許孚遠已交劉永澄丁元薦入東林書院與高攀龍輩講習馮從吾首善書院之會宗周亦與焉越中自王守仁後一傳爲王畿再傳爲周汝登陶望齡三傳爲陶奭齡皆襍於禪奭齡講學白馬山多以因果爲說去守仁益遠宗周憂之乃築證人書院集同志講肄其學專以誠意爲主而歸功於慎獨通籍四十五年立朝僅十之一臨歿時語門人曰爲學之要一誠盡之而王敬其功也敬則誠誠則天若良知之說鮮有不流於禪者學者稱爲念臺先生

子沕字伯繩甘貧樂道能傳其學

黃道周字幼平漳浦人天啓二年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爲  
經筵展書官故事必膝行前道周獨否魏忠賢目攝之未幾  
內艱歸崇禎二年起故官進右中允三疏救故相錢龍錫既  
三秩調他曹龍錫得減死五年正月方候補遘疾求去瀕行  
上疏曰臣自幼學易以天道爲準上下載籍二四百年考  
其治亂百不失一陛下御極之元年正當師之上九其爻云  
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陛下思賢才不遽得憲小人  
不易絕蓋陛下有大君之實而小人懷干命之心臣入都以  
來所見諸大臣皆無遠猷動尋苟細治朝寧者以督責爲要  
談治邊疆者以姑息爲上策序仁義道德則以爲迂昧而不

經奉刀筆簿書則以爲通達而知務一切磨勘則葛藤終年  
一意不調而株連四起陛下欲整頓紀綱斥攘外患諸臣用  
之以滋章法令摧折縉紳陛下欲剔弊防奸懲一警百諸臣  
用之以借題修隙斂怨市權且外廷諸臣敢誑陛下者必不  
在拘疊守文之士而在權力謬巧之人內廷諸臣敢誑陛下  
者必不在錐刀泉布之微而在阿柄神叢之大惟陛下超然  
省覽旁稽載籍自古迄今決無數米量薪可成遠大之猷吹  
毛數睫可奏三五之治者彼小人見事智每短於事前言每  
多於事後不救凌圉而謂凌城必不可築不理島民而謂島  
衆必不可用兵逃於久頓而謂亂生於無兵餉糜於漏卮而  
謂功銷於無餉亂視熒熒浸淫相欺馴至極壞不可復挽臣

竊危之自二年以來以察去弊而弊愈多以威創頑而威滋  
殫是亦反申商以歸周孔捐苛細以崇惇大之時矣帝不憚  
擒葛藤株連數語令具陳道周上言曰邇年諸臣所目營心  
計無一實爲朝廷者其用人行事不過推求報復而已自前  
歲春月以後盛談邊疆實非爲陛下邊疆乃爲逆璫而翻邊  
疆也去歲春月以後盛言科場實非爲陛下科場乃爲仇隙  
而翻科場也此非所謂葛藤株連乎古聖賢所經營不過兩  
事外患未弭則大臣一心以憂外患小人未退則大臣一心  
以憂小人今獨以遺君父而大臣自處於催科比較之末行  
事而事失則曰事不可爲用人而人失則曰人不足用此臣  
所謂舛也三十年來釀成門戶之禍今又取縉紳稍有器識

者舉綱投阱卽緩急安得半士之用乎凡絕餌而去者必非  
鮚魚戀棧而來者必非駿馬以利祿豢士則所豢者必嗜利  
之臣以箠楚驅人則就驅者必駕駘之骨今諸臣之才具心  
術陛下備知之矣知其爲小人而又以小人矯之則小人之  
矯益張知其爲君子而更以小人參之則君子之功不立天  
下總此人才不在廊廟則在林藪臣所知識者有馬如蛟毛  
羽健任贊化所聞習者有惠世揚李邦華在仕籍者有徐良  
彦曾櫻朱大典陸夢龍鄒嘉生皆卓犖駿偉使當一面必有  
可觀陛下必欲振作人才當敦尚風節則作人之道得矣語  
皆刺大學士周延儒溫體仁益不憚責以挾私逞臆斥爲  
民九年用薦召復故官明年閏四月久旱修省道周上言近

者中外齋宿爲百姓請命而五日內繫兩尚書未聞有人申  
一疏者安望其戡亂除凶贊平明之治乎陛下焦勞於上小  
民展轉於下而諸臣括囊其間稍有人心宜不至此又上疏  
曰陛下寬仁弘宥有身任重寄至七八載罔效擁權自若者  
積漸以來國無是非朝無枉直中外臣工率苟且圖事誠可  
痛憤然其視聽一係於上上急催科則下急賄賂上樂饌覈  
則下樂巉險上喜告訐則下喜誣陷當此南北交証奈何與  
市井細民申勃谿之談修睚眦之隙乎時體仁方招奸人構  
東林復社之獄故道周及之旋進右諭德掌司經局疏辭因  
言已有三罪四恥七不如三罪四恥以自責七不如者謂品  
行高峻卓絕倫表不如劉宗周至性奇情無愧純孝不如倪

元璐湛深大慮遠見淡計不如魏呈潤犯顏敢諫清裁絕俗  
不如詹爾選吳執御志尚高雅博學多通不如華亭布衣陳  
璡傳朝佑文章意氣坎坷磊落不如錢謙益鄭鄧鄭方被杖  
母大訴帝得疏駭異責以倒置是非令陳狀道周回奏語復  
多覆護帝益怒嚴旨切責道周以文章風節高天下嚴冷方  
剛不諧流俗公卿多畏而忌之乃藉不如鄖語爲口實其冬  
擇東宮講官體仁已罷張至發當國擯道周不與其同官項  
煜楊廷麟不平上疏推讓至發言鄭杖母明旨煌煌道周自  
謂不如安可爲元良輔導給事中馮元璣詆至發忮至發兩  
疏辨道周遂移疾乞休不許十一年二月帝御經筵詢用人

之法道周請培養人才且言勦賊當審形勢說甚具刑部尚書鄭三俊方下吏講官黃景助救之帝未許而帝適追論舊講官姚希孟嘗請漕儲全折以爲非道周聽未審謂帝將寬三俊念希孟也因言故輔臣文震孟一生謇直未蒙帷蓋恩天下士生如三俊歟如震孟希孟求其影似未可多得帝以所對失實責令回奏再奏再詰至三奏乃已凡道周所建白未嘗得一俞旨道周顧言不已六月廷推閣臣道周已充日講官遷少詹事得與名帝不用用楊嗣昌等五人道周乃草三疏一劾嗣昌一劾陳新甲一劾方一藻同日上之其劾嗣昌謂天下無無父之子亦無無臣之子衛嗣方不省其親管仲竟比之猿狗李定不喪繼母宋世共指爲人梟今遂有不

持兩服坐司馬堂如楊嗣昌者宣大督臣盧象昇以父殯在途撻心飲血請就近推補乃忽有并推在籍守制之旨夫守制者可推則聞喪者可不去聞喪者可不去則爲子者可不父爲臣者可不子即使人才甚乏奈何使不忠不孝者連苞引蘖種其不祥以穢天下乎嗣昌在事二年倡溢地之談飾樂天之說其才智亦可睹矣更起一不祥之人與之表裏陛下孝治天下縉紳家庭小小勃谿猶以法治之而言喪數倫獨謂無禁臣竊以爲不可也其論新甲言其守制不終走邪徑託捷足古有忠臣孝子無濟於艱難者決未有不忠不孝二人四十餘削籍徒步荷擔二千里不解屏屨今雖踰五十

非有妻子之奉婢僕之累天下卽無人臣願解清華出管鎖  
鑰何必使被棘負塗者祓不祥以玷王化哉其論一藻則力  
詆和議之非帝疑道周以不用怨望而摺紳勃谿諦欲爲鄭  
鄖脫罪下吏部行讞嗣昌因上言鄭杖母飛走不如今道周  
又不如鄖何用談綱常爲且其意徒欲庇凶徒遮前言之謬  
立心可知因自乞罷免帝優旨慰之七月五日召內閣及諸  
大臣於平臺并及道周帝與諸臣語所司事久之間道周曰  
凡無所爲而爲者謂之天理有所爲而爲者謂之人欲爾三  
疏適當廷推不用時果無所爲乎道周對曰臣三疏皆爲國  
家綱常自信無所爲帝曰先時何不言對曰先時猶可不言  
至簡用後不言更無當言之日帝曰清固美德但不可傲物

遂非且惟伯夷爲聖之清若小廉曲謹是廉非清也時道周所對不合指帝屢駁道周復進曰惟孝弟之人始能經綸天下發育萬物不孝不弟者根本既無安有枝葉嗣昌出奏曰臣不生空桑豈不知父母顧念君爲臣綱父爲子綱君臣固在父子前況古爲列國之君臣可去此適彼今則一統之君臣無所逃於天地之間且仁不遺親義不後君難以偏重臣四疏力辭意詞臣中有如先朝劉定之羅倫者抗疏爲臣代請得遂臣志及抵都門聞道周人品學術爲人宗師乃有不如鄭鄖疏臣始歎息絕望帝曰朕正擬問此事嗣昌又言道周自謂不如鄭安知綱常帝方爲嗣昌解道周卽奏大臣聞言義當退避未有御前爭辨不容小臣盡言者嗣昌佯奏臣

爲綱常名教不容不辨實非體道周清品人望所歸願納其  
言放臣還里帝曰道周疏亦不爲奪情古時人心多無所爲  
今則各有所主所以孟子欲正人心息邪說古之邪說別爲  
一教今則直附於聖賢經傳中係世道人心更大道周曰臣  
平生恥言人過今御前爭辨亦非體但爲天下後世留此綱  
常名教天理人心而已帝復難辨久之間爾言不如鄭鄭何  
也對曰匡章見棄通國孟子不失禮貌臣言文章不如鄖帝  
曰章子不得於父豈鄖杖母者比爾言不如豈非朋比道周  
曰衆惡必察帝曰爾言陳新甲走邪徑託捷足且其中言軟  
美容悅叩首折腰者誰耶道周不能對但言人心邪則行徑  
皆邪帝曰喪固凶禮豈遭凶者盡凶人盡不祥之人道周曰

古三年喪君命不過其門自謂凶與不祥故兵禮鑿凶門而出奪情在疆外則可朝中則不可帝曰人既可用何分內外道周曰我朝自羅倫論奪情前後五十餘人多在邊疆故嗣昌在邊疆則可在中樞則不可在中樞猶可在政府則不可止嗣昌一人猶可又呼朋引類竟成一奪情世界益不可帝又駁問久之道周曰今日獨立敢言之人少讒諂而諛之人多臣不得不言帝曰昔孔子誅少正卯當時亦稱聞人止因言僞而辨行僻而堅故不免聖人之誅今人多類此道周曰少正卯欺世盜名心術不正故聖人誅之臣心正所行事皆正無一毫私帝曰向以爾偏稍示裁抑後聞爾有操守旋復官不圖恣肆乃爾本當按問念列講官姑出候旨道周曰臣

今日不盡言則臣負陛下陛下今日殺臣則陛下負臣帝曰爾一生學問止成伎耳叱之退道周叩首曰臣敢將忠伎二字剖析言之夫人在君父前獨立敢言爲伎豈在君父前讒諂面諫爲忠耶忠伎不別邪正不明何以致治帝曰非輕加罰以佞但所問在此所對在彼非佞而何再叱之退嗣昌奏道周所持者經微臣所行者權乞賜優容帝曰此非專爲卿近來人心偷薄朕欲正人心故特召面諭念卿申救令俟處分嗣昌復懇優容帝曰朕已優容多矣乃召文武諸臣咸聆戒諭而退是時帝夢吳王請可屬大事者惟嗣昌破格用之道周守經失帝意及奏封奏不適帝怒甚欲加以重罪憚其名高未敢決會劉同升趙士基亦劾嗣昌將予重譴而部擬

道周譴顧輕嗣昌懼道周輕則論已者將無已時也亟購人  
劾道周刑部主事張若麒者素附嗣昌謀改兵部遂言道周  
及其黨造設奸言虧損聖德舉古今未有之善言盡出道周  
而凡可歸過君父者無不至倘不頒示前日召對始末則背  
公死黨之徒或鼓煽以惑四方或私記以疑後世致聖天子  
正人心息邪說至意悉爲掩沒帝乃傳諭數百言戒廷臣毋  
爲道周劫持相朋黨貶道周六秩爲江西按察司照磨而若  
麒果得兵部久之江西巡撫解學龍薦所部官推獎道周備  
至故事但下所司帝亦覆閱大學士魏照乘者惡道周擬旨  
責學龍濫薦帝遂發怒立削二人籍逮下刑部獄責以黨邪  
亂政並廷杖八十究黨與欲實之死詞連編修黃文煥吏部

主事陳天定工部司務董養河中書舍人文震亨並繫獄戶  
部主事葉廷秀監生涂仲吉救之亦繫獄尚書李鳴軒諱輕  
嚴旨切責再擬謫戍烟瘴帝猶以爲失出除覺斯名移獄鑑  
撫掠治者四乃復還刑部逾年尚書劉澤深等言二人罪至  
永戍止矣過此惟論死論死非封疆則貪酷未有以建言者  
道周無封疆貪酷之罪而有建言蒙戮之名於道周得矣非  
我聖主覆載之量也夫陛下所疑者黨耳黨者見諸行事道  
周挽碗詆空言一二知交相從罷斥烏覩所謂黨而煩朝  
廷大法乎且陛下豈有積恨於道周萬一聖意轉屬而臣已  
論定悔之何及仍以原擬請乃謫戍廣西時楊嗣昌已死周  
延儒再當國方參用公議欲爲道周地也十五年八月帝召

輔臣問及故庶吉士張溥延儒因言溥與黃道周爲人皆偏  
正因善讀書人多惜之帝不答蔣德璟曰道周蒙戍極感聖  
恩但家貧子幼實爲可憫黃景昉陳演吳甡復相繼言帝顏  
頗霽明日傳旨復故官道周在途疏謝因極稱解學龍葉廷  
秀賢請釋歸田里不許旣還朝尋以病歸福王監國起吏部  
左侍郎道周不欲出馬士英遣人諷曰人望在公公不起欲  
從史可法擁立潞王耶道周不得已乃趨朝至則陳進取九  
策優旨報聞其年九月拜禮部尚書協理詹事府時朝政日  
非劉宗周姜曰廣高弘圖徐石麒輩皆去國道周亦有去志  
明年三月乞祭告禹陵灑行又陳攻取之策時不能用事竣  
將旋里會南都覆沒唐王聿鍵至衢州遂奉表勸進及王監

國命以本官兼武英殿大學士參贊機務王素重其學行禮  
敬備至時召何吾騶蔣德璟等未至道周爲首輔一日賜宴  
鄭芝龍以侯爵欲位其上道周與爭衆議抑芝龍文武大不  
睦有諸生上書諫道周迂不可居相位王知出芝龍意下督  
學御史撻之然是時國勢衰微兵食俱乏政歸鄭氏諸大帥  
選悞觀望不敢出道周憤自請督師乃以七月二十二日啓  
行僅齋一月糧以虛聲鼓動忠義士得卒九千餘人從廣信  
出衢州所至撫安遺黎聯絡聲勢遠近頗響應十二月進至  
婺源遇我

大清兵戰敗被獲一軍盡覆執至江寧幽於別室從容著詩  
文數卷聞當刑書絕命詞衣帶間過東華門坐不起曰此與

高皇帝陵寢近可死矣監刑者從之幕下兵部主事趙士超等四人皆死道周學貫古今詩文敏捷所至學者雲集講論不倦所居銅山在孤島中有石室道周自幼坐臥其中故學者稱爲石齋先生精天文曆數皇極諸書所著易象正三易洞璣學者窮年不能通其說而道周用以推驗治亂歿後家人得其小冊自推終於丙戌年六十二始信其能知來云